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经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經部

尚書注疏卷十

詳校官祭酒臣韋謙恒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五百三十

經部

尚書注疏卷十

漢孔氏傳　唐陸德明音義　孔頴達疏

周書

泰誓上　泰誓中　泰誓下

牧誓　武成

惟十有一年武王伐殷傳周自虞芮質厥成諸侯並附以為受命之年至九年而文王卒武王三年服畢觀兵孟津以卜諸侯伐紂之心諸侯僉同乃退以示弱一月戊午師渡孟津傳十三年正月二十八日

更與諸侯期而共伐紂作泰誓三篇傳渡津乃作音義芮如鋭反虞芮二國名正義曰惟文王受命十有一年武王服喪既畢僉七廉反孟津地名也疏舉兵伐殷以卜諸侯伐紂之心雖諸侯僉同乃退以示弱至十三年紂惡既盈乃復往伐之其年一月戊午之日師渡孟津王誓以戒衆史叙其事作泰誓三篇傳正義曰武成篇云我文考文王誕膺天命以撫方夏惟九年大統未集則文王以九年而卒也無逸稱文王享國五十年自嗣位至卒非徒九年而已知此十一年者文王改稱元年至九年而卒至此年為十一年也詩云虞芮質厥成毛傳稱天下聞虞芮之訟息歸周者四十餘國故知周自虞芮質厥成諸侯並附以為受命之年至九年而文王卒至此十一年武王居父之喪三年服畢也案周書云文王受命九年惟暮春在鎬召太子發作文傳其時猶在但未知

崩月就如暮春即崩武王服喪至十一年三月大祥至四月觀兵故今文泰誓亦云四月觀兵也知此十一年非武王即位之年者大戴禮云文王十五而生武王則武王少文王十四歲也禮記文王世子云文王九十七而終武王九十三而終計其終年文王崩時武王已八十三矣八十四即位至九十三而崩適滿十年不得以十三年伐紂知此十一年者據文王受命而數之必繼文王年者為其卒父業故也緯候之書言受命者謂有黃龍玄龜白魚赤雀負圖銜書以命人主其言起於漢哀平之世經典無文焉孔時未有此說咸有一德傳云所征無敵謂之受天命此傳云諸侯並附以為受命之年是孔解受命皆以人事為言無瑞應也史記亦以斷虞芮之訟為受命元年但彼以文王受命七年而崩不得與孔同耳三年之喪二十五月而畢故九年文王卒至此三年服畢此經武王追陳前事云肆予小子發以爾友邦冢君

觀政于商是十一年伐殷者止為觀兵孟津以卜諸侯伐紂之心言于商知亦至孟津也以一月戊午乃是作誓月日經言十三年春大會于孟津又云戊午次于河朔知此一月戊午是十三年正月戊午日非是十一年正月也序不别言十三年而以一月接十一年下者序以觀兵至而即還畧而不言月日誓則經有年有春故畧而不言年春止言一月使其互相足也戊午是二十八日以歷推而知之據經亦有其驗漢書律歷志載舊説云死魄朔也生魄望也武成篇説此伐紂之事云惟一月壬辰旁死魄則壬辰近朔而非朔是為月二日也二日壬辰則此月辛卯朔矣以次數之知戊午是二十八日也不言正月而言一月者以武成經言一月故此序同之武成所以解一月者易革卦象曰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象曰君子以治歷明時然則改正治歷必自武王始矣武王以殷之十二月發行正月四日殺紂既入商郊

始改正朔以殷之正月為周之二月其初發時猶是殷之十二月未為周之正月改正在後不可追名為正月以其實是周之正月故史以一月名之顧氏以為古史質或云正月或云一月不與春秋正月同義或然也易緯稱文王受命改正朔布王號於天下鄭玄依而用之言文王生稱王巳改正然天無二日民無二王豈得殷紂尚在而稱周王哉若文王身自稱王巳改正朔則是功業成矣武王何得云大勲未集欲卒父業也禮記大傳云牧之野武王之大事也既事而退追王大王亶父王季歷文王昌是追為王何以得為文王身稱王巳改正朔也春秋王正月謂周正月也公羊傳曰王者孰謂謂文王其意以正為文王所改公羊傳漢初俗儒之言不足以取正也春秋之王自是當時之王非改正之王晉世有王愆期者知其不可注公羊以為春秋制文王指孔子耳非周昌也文王世子稱武王對文王云西方有九國焉君

王其終撫諸呼文王為王是後人追為之辭其言未必可信亦非實也孟者河北地名春秋所謂向盟是也於孟地置津謂之孟津言師渡孟津乃作泰誓知三篇皆渡津乃作也然則中篇獨言戊午次于河朔者三篇皆河北乃作分為三篇耳上篇未次時作故言十三年春中篇既次乃作故言戊午之日下篇則明日乃作言時厥明各為首引故文不同耳尚書遭秦而亡漢初不知篇數武帝時有大常蓼侯孔臧者安國之從兄也與安國書云時人惟聞尚書二十八篇取象二十八宿謂為信然不知其有百篇也然則漢初惟有二十八篇無泰誓矣後得偽泰誓三篇諸儒多疑之馬融書序曰泰誓後得案其文似若淺露又云八百諸侯不召自來不期同時不謀同辭及火復於上至於王屋流為鵰至五以穀俱來舉火神怪得無在子所不語中乎又春秋引泰誓曰民之所欲天必從之國語引泰誓曰朕夢協朕卜襲于休祥戎

商必克孟子引泰誓曰我武惟揚侵于之疆取彼凶殘我伐用張于湯有光孫卿引泰誓曰獨夫受禮記引泰誓曰予克受非予武惟朕文考無罪受克予非朕文考有罪惟予小子無良今文泰誓皆無此語吾見書傳多矣所引泰誓而不在泰誓者甚多弗復悉記畧舉五事以明之亦可知矣王肅亦云泰誓近得非其本經馬融惟言後得不知何時得之漢書婁敬説高祖云武王伐紂不期而會盟津之上者八百諸侯偽泰誓有此文不知其本出何書也武帝時董仲舒對策云書曰白魚入於王舟有火復于王屋流為烏周公曰復哉復哉今引其文是武帝之時已得之矣李顒集注尚書於偽泰誓篇每引孔安國曰計安國必不為彼偽書作傳不知顒何由為此言梁王魚而存之言本有兩泰誓古文泰誓伐紂事聖人取為尚書今文泰誓觀兵時事別錄之以為周書此非辭也彼偽書三篇上篇觀兵時事中下二篇亦伐紂時

事非盡觀兵時事也且觀兵示弱即退復何誓之有設有其誓不得同以泰誓為篇名也

泰誓上傳大會以誓衆疏傳正義曰經云大會于孟津知名曰泰誓者其大會以誓衆也王肅云武王以大道誓衆肅觧彼偽文故說謬耳湯誓指湯為名此不言武誓而别立名者以武誓非一故史推義作名泰誓見大會也牧誓舉戰地時史意也顧氏以為泰者大之極也猶如天子諸侯之子曰太子天子之卿曰太宰此會中之大故稱泰誓也

惟十有三年春大會于孟津傳三分二諸侯及諸戎狄此周之孟春音義惟十有三年春或作十有一年後人妄看序文輙改之疏正義曰此三篇俱是孟津之上大告諸國之君而發首異者此見大會誓衆故言大會于孟津中篇徇師而誓故言以師

畢會下篇王更徇師故言大廵六師皆史官觀事而為作端緒耳傳正義曰論語稱三分天下有其二中篇言羣后以師畢會則周之所有諸國皆集牧誓所呼有庸蜀羌髳微盧彭濮人知此大會謂三分有二之諸侯及諸戎狄皆會也序言一月知此春是周之孟春謂建子之月也知者案三統歷以殷之十二月武王發師至二月甲子咸劉商王紂彼十二月即周之正月建子之月也

王曰嗟我友邦冢君越我御事庶士明聽誓傳冢大御治也友諸侯親之稱大君尊之下及我治事衆士大小無不皆明聽誓疏傳正義曰冢大釋詁文御事是治理之事故通訓御為治也同志為友天子友諸侯親之也牧誓傳曰言志同滅紂令總呼國君皆為大君尊之也下及治事衆士謂國君以外卿大夫

及士諸掌事者大小無不皆明聽誓自士以上皆總戒之也惟天地萬物父母惟人萬物之靈傳生之謂父母靈神也天地所生惟人為貴

疏傳正義曰萬物皆天地生之故謂天地為父母也老子云神得一以靈靈神是一故靈為神也禮運云人者天地之心五行之端也食味別聲被色而生者也言人能兼此氣性餘物則不能然故孝經云天地之性人為貴此經之意天地是萬物之父母言天地之意欲養萬物也人是萬物之最靈言其尤宜長養也紂違天地之心而殘害人物故言此以數之與下句為首引也

亶聰明作元后元后作民父母傳人誠聰明則為大君而為衆民父母今商王受弗敬上天降災下民沈湎冐色敢行暴虐傳沈湎嗜酒冐

亂女色敢行酷暴虐殺無辜音義亶丁但反湎面善反冒莫報反注下同嗜市志反切韻常利反酷苦毒反疏傳正義曰人被酒困若沈於水酒變其色湎然齊同故沈湎為嗜酒之狀冒訓貪也亂女色荒也酷解經之暴殺解經之虐皆果敢為之案說文云酷酒厚味也酒味之厚必嚴烈人之暴虐與酒嚴烈同故謂之酷

罪人以族官人以世傳一人有罪刑及父母兄弟妻子言滛濫官人不以賢才而以父兄所以政亂疏傳正義曰秦政酷虐有三族之刑謂非止犯者之身乃更上及其父下及其子經言罪人以族故以三族解之父母前世也兄弟及妻當世也子孫後世也一人有罪刑及三族言滛濫也古者臣有大功乃得繼世在位而紂之官人不以賢才而以父兄已濫受寵子弟頑愚亦用不堪其職所以政亂官人以世惟當

用其子耳而傳兼言兄者以紂為惡或當因兄用弟故以兄協句耳

惟宮室臺榭陂池侈服以殘害于爾萬姓傳土高曰臺有木曰榭澤障曰陂停水曰池侈謂服飾過制言匱民財力為奢麗音義榭爾雅云有木曰榭本又作謝陂彼皮反障之亮反匱其媿反

疏傳正義曰釋宮云宮謂之室室謂之宮李巡曰所以古今通語明實同而兩名此傳不觧宮室義當然也釋宮又云闍謂之臺有木者謂之榭李巡曰臺積土為之所以觀望也臺上有屋謂之榭又云無室曰榭四方而高曰臺孫炎曰榭但有堂也郭璞曰榭即今之堂堭也然則榭是臺上之屋歇前無室今之廳是也詩云彼澤之陂毛傳云陂澤障也障澤之水使不流溢謂之陂停水不流謂之池侈亦奢也謂衣服采飾過於制度言匱竭民之財力為奢麗也顧氏亦云華侈服飾二劉

以為宮室之上而加侈服據孔傳云服飾過制即謂人之服飾二劉之說非也殷本紀云紂厚賦稅以實鹿臺之錢而盈鉅橋之粟益收狗馬奇物充牣宮室益廣沙丘苑臺多聚野獸飛鳥置其中大聚樂戲於沙丘以酒為池懸肉為林使男女倮相逐其間說紂奢侈之事書傳多矣

焚炙忠良刳剔孕婦傳忠良無罪焚炙之懷子之婦刳剔視之言暴虐音義刳口胡反剔他歷反孕以證反徐養證反疏正義曰焚炙俱燒也刳剔謂割剝也說文云刳判也今人去肉至骨謂之剔去是剔亦刳之義也武王以此數紂之惡必有忠良被炙孕婦被刳不知其姓名為誰也殷本紀云紂為長夜之飲時諸侯或叛妲己以為罰輕紂欲重刑乃為熨斗以火燒之然使人舉輒爛其手不能勝紂怒乃更為銅柱以膏塗之亦加於炭火之上使有罪者緣之足滑跌墜入中紂與妲己以為大樂名曰炮烙之刑是

紂焚炙之事也後文王獻洛西之地赤壤之田方千里請紂除炮烙之刑紂許之皇甫謐作帝王世紀亦云然謐又云紂剖比干妻以視其胎即引此為剞劂孕婦也皇天震怒命我文考肅將天威大勳未集傳言天怒紂之惡命文王敬行天罰功業未成而崩肆予小子發以爾友邦冢君觀政于商傳父業未就之故故我與諸侯觀紂政之善惡謂十一年自孟津還時惟受罔有悛心乃夷居弗事上帝神祇遺厥先宗廟弗祀傳悛改也言紂縱惡無改心平居無故廢天地百神宗廟之祀慢之甚音義悛七全反䟽傳正義曰左傳稱長

惡不悛悛是退前創改之義故爲改也觀政于商紂當恐怖言紂縱惡無改悔之心平居無故不事神祇是紂之大惡上帝舉其尊者謂諸神悉皆不事故傳之百神以該之不事亦是不祀别言遺厥先宗廟弗祀遺棄祖父言其慢之甚也犧牲粢盛既于凶盜傳凶人盡盜食之而紂不罪乃曰吾有民有命罔懲其侮傳紂言吾所以有兆民有天命故羣臣畏罪不爭無能止其慢心天佑下民作之君作之師傳言天佑助下民爲立君以政之爲立師以教之惟其克相上帝寵綏四方傳當能助天寵安天下有罪無罪予曷敢有越厥志傳越遠也言已志欲

為民除惡是與否不敢遠其志

音義 粢音咨黍稷曰粢盛音成在器曰盛懲直承反爭爭鬬之爭為于偽反相息亮反否方有反

疏 正義曰已上數紂之罪此言伐紂之意上天佑助下民不欲使之遭害故命我為之君上使臨政之為之師保使教誨之為人君為人師者天意如此不可違天我令惟其當能佑助上天寵安四方之民使民免於患難令紂暴虐無君師之道故令我往伐之不知伐罪之事為有罪也為無罪也不問有罪無罪志在必伐我何敢有遠其本志而不伐之傳正義曰衆民不能自治立君以治之立君治民乃是天意言天佑助下民為立君也治民之謂君教民之謂師君既治之師又教之故言作之君作之師師謂君與民為師非為別置師也天愛下民為立君立師者當能佑助天意寵安天下不奪民之財力不妄非理刑殺是助天寵愛民也越者踰越起遠之義故為遠也武王伐紂内實為民除害外則以

臣伐君故疑其有罪與無罪言已志欲為民除害無問是之與否不敢遠其志言已本志欲伐何敢遠本志捨而不伐也同力度德同德度義傳力鈞則有德者勝德鈞則秉義者强揆度優劣勝負可見音義度徒洛反下注同疏傳正義曰德者得也自得於心義者宜也動合事宜但德在於身故言有德義施於行故言秉執武王志在養民動為除害有君人之明德執利民之大義與紂無者為敵雖未交兵揆度優劣勝負可見示以必勝之道令士衆勉力而戰也受有臣億萬惟億萬心傳人執異心不和諧予有臣三千惟一心傳三千一心言同欲商罪貫盈天命誅之予弗順天厥罪惟鈞傳紂之為惡一以貫之惡貫已

滿天畢其命令不誅紂則爲逆天與紂同罪音義億十萬曰億貫古亂反䟽傳正義曰紂之爲惡如物在繩索之貫一以貫之其惡貫已滿矣物極則反天下欲畢其命故上天命我誅之令我不誅紂則是逆天命無恤民之心是我與紂同罪矣猶如律故縱者與同罪也

予小子夙夜祗懼受命文考類于上帝宜于冢土以爾有衆底天之罰傳祭社曰宜冢土社也言我畏天之威告文王廟以事類告天祭社用汝衆致天罰於紂音義類師祭名冢中勇反底之履反䟽傳正義曰釋天引詩云乃立冢土戎醜攸行即云起大事動大衆必先有事乎社而後出謂之宜孫炎曰宜求見福祐也是祭社曰宜冢訓大也社是土神故冢土社也毛詩傳云冢土大社

也受命文考是告廟以行故為告文王廟也王制云天子將出類乎上帝宜乎社造乎禰此受命文考即是造乎禰也王制以神尊卑為次故先言帝社後言禰此以廟是已親若言家内私義然後告天故先言受命文考而後言類于上帝舜典類于上帝傳云告天及五帝此以事類告天亦當如彼也罰紂是天之意故用汝衆致天罰於紂也

天矜于民民之所欲天必從之傳矜憐也言天除惡樹善與民同爾尚弼予一人永清四海傳穢惡除則四海長清時哉弗可失傳言今我伐紂正是天人合同之時不可違失音義從才容反

泰誓中

惟戊午王次于河朔傳次止也戊午渡河而誓既誓而止於河之北疏傳正義曰次是止舍之名穀梁傳亦云次止也序云一月戊午師渡孟津則師以戊午日渡也此戊午日次于河朔則是師渡之日次止也上篇是渡河而誓未及止舍而先誓之此次于河朔者是既誓而止於河之北也莊三年左傳例云凡師一宿為舍再宿為信過信為次此次直取止舍之義非春秋三日之例也何則商郊去河四百餘里戊午渡河甲子殺紂相去纔六日耳是令日次訖又誓明日誓訖即行不容三日止于河旁也

羣后以師畢會傳諸侯盡會次也

王乃徇師而誓曰嗚呼西土有衆咸聽朕言傳徇循也武王在西故稱西土音義徇以俊反字詁云徇巡也疏傳正義曰說文云徇疾也

循行也徇是疾行之意故以徇為循也下篇大巡六師義亦然也此誓總戒衆軍武王國在西偏此師皆從西而来故稱西土我聞吉人為善惟日不足凶人為不善亦惟日不足傳言吉人竭日以為善凶人亦竭日以行惡今商王受力行無度傳行無法度竭日不足故曰力行播棄犂老昵比罪人傳鮐背之耇稱犂老布棄不禮敬昵近罪人謂天下逋逃之小人音義竭巨列反又苦葢反犂力私反又力兮反昵女乙反比毗志反鮐他来反又音怡魚名逋布吳反疏傳正義曰釋詁云鮐背耇老壽也舍人曰鮐背老人氣衰皮膚消瘠背若鮐魚也孫炎曰耇面凍犂色似浮垢也然則老人背皮似鮐面色似犂故鮐背之耇稱犂

老傳以播為布布者徧也言徧棄之不禮敬也昵近釋詁文孫炎曰昵親近也牧誓數紂之罪云四方之多罪逋逃是崇是長是信是使知紂所親近罪人謂天下逋逃之小人也淫酗肆虐臣下化之傳過酗縱虐以酒成惡臣下化之言罪同音義酗況具反疏傳正義曰酗是酒怒淫酗共文則淫非女色故以淫為過言飲酒過多也肆是放縱之意酒過則酗縱情為虐以酒成此暴虐之惡臣下化而為之由紂惡而臣亦惡言君臣之罪同也朋家作仇脅權相滅無辜籲天穢德彰聞傳臣下朋黨自為仇怨脅上權命以相誅滅籲呼也民皆呼天告冤無辜紂之穢德彰聞天地言罪惡深音義脅虛業反籲音喻穢於廢反疏正義曰小人好忿天性之

常化紂淫酗怨怒無已臣下朋黨共為一家與前人並作仇敵脅上權命以相滅亡無罪之人怨嗟呼天紂之穢惡之德彰聞天地言其罪惡深也傳正義曰脅上謂紂既昏迷朝無綱紀姦宄之臣脅於在下假用在上之權命脅之更相誅滅也　惟天惠民惟辟奉天傳言君天下者當奉天以愛民有夏桀弗克若天流毒下國傳桀不能順天流毒虐於下國萬民言凶害天乃佑命成湯降黜夏命傳言天助湯命使下退桀命惟受罪浮于桀傳浮過音義辟必亦反疏傳正義曰物在水上謂之浮浮者高之意故為過也桀罪已大紂又過之言紂惡之甚故下句說其過桀之狀案夏本紀及帝王世紀云諸侯叛桀關龍逄引皇圖而諫桀殺之伊尹諫桀桀曰天之有

日如吾之有民日亡吾乃亡矣是桀亦賊虐諫輔謂已有天命而云過於桀者殷本紀云紂剖比干觀其心桀殺龍逄無剖心之事又桀惟比之於日紂乃詐命於天又紂有炮烙之刑又有刳胎斮脛之事而桀皆無之是紂罪過於桀也

剝喪元良賊虐諫輔傳剝傷害也賊殺也元善之長良善以諫輔紂紂反殺之音義喪息浪反長丁丈反

疏傳正義曰說文云剝裂也一曰剝割也裂與割俱是傷害之義也殺人謂之賊故賊為殺也元者善之長易文言文良之為善書傳通訓也元良俱善而雙舉之者言其剝喪善中之善為害大也以諫輔紂紂反殺之即比干是也上篇言焚炙忠良與此經相類而復言此者以殺善人為惡之大故重陳之也

謂已有天命謂敬不足行謂祭無益謂暴無傷傳言紂所以罪過於桀

厥監惟不遠在彼夏王傳其視桀罪與桀同辜言必誅之音義已音紀　疏傳正義曰紂罪過於桀而言與桀同辜者罪不過死合死之罪同言必誅也

天其以予乂民傳用我治民當除惡朕夢協朕卜襲于休祥戎商必克傳言我夢與卜俱合於美善以兵誅紂必克之占疏傳正義曰夢者事之祥人之精爽先見者也吉凶或有其驗聖王採而用之我卜伐紂得吉夢又戰勝禮記稱卜筮不相襲襲者重合之義訓戎為兵夢卜俱合於美是以兵誅紂必克之占也聖人逆知来物不假夢卜言此以强軍人之意耳史記周本紀云武王伐紂卜龜兆不吉羣公皆懼惟太公强之太公六韜云卜戰龜兆焦筮又不吉太公曰枯骨朽蓍不踰人矣彼言不吉者六韜之書後人所作史記又採

用六韜好事者妄矜太公非實事也

受有億兆夷人離心離德傳平人凡人也雖多而執心用德不同疏傳正義曰昭二十四年左傳此文服虔杜預以夷人為夷狄之人即如彼言惟云億兆夷人則受率其旅若林即曾無華夏人矣故傳訓夷為平平人為凡人言其智慮齊識見同人數雖多執心用德不同心謂謀慮德謂用行智識既齊各欲申意故心德不同也

予有亂臣十人同心同德傳我治理之臣雖少而心德同

音義十人周公旦名公奭太公望畢公榮公太顛閎夭散宜生南宮适及文母治直吏反疏傳正義曰釋詁云亂治也故謂我治理之臣有十人也十人皆是上智咸識周是啟非故人數雖少而心德同同佐武王欲共滅紂也論語引此云有亂臣十人而孔子論之有一婦人焉則十人之內其一是婦人故先儒鄭玄等皆

以十人為文母周公太公召公畢公榮公太顛閎夭散宜生南公适也雖有周親不如仁人傳周至也言紂至親雖多不如周家之少仁人疏傳正義曰詩毛傳亦以周為至相傳為此訓也武王三分天下有其二則紂黨不多於周但辭有激發言有抑揚欲明多惡不如少善故言紂至親雖多不如周家之少仁人也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傳言天因民以視聽民所惡者天誅之百姓有過在予一人傳已能無惡于民民之有過在我教不至音義惡烏路反一音如字疏正義曰言此者以上云民之所惡天必誅之已令有善不為民之所惡天必佑我令教化百姓若不教百姓使有罪過實在我令一人之身此百姓與下百姓懍懍皆謂天下衆民也

朕必往我武惟揚侵于之疆傳揚舉也言我舉武事侵入紂郊疆伐之取彼凶殘我伐用張于湯有光傳桀流毒天下湯黜其命紂行凶殘之德我以兵取之伐惡之道張設比於湯又有光明音義疆居良反疏正義曰既與天下為任則當為之除害令我必往伐紂我之武事惟於此舉之侵紂之疆境取彼為凶殘之惡者若得取而殺之是我伐凶惡之事用張設矣湯惟放逐我能擒取是比於湯又益有光明傳正義曰文王世子論舉賢之法云或以事舉或以言揚是揚舉義同故揚為舉也於時猶在河朔將欲行適商都言我舉武事侵入紂之郊疆往伐之也春秋之例有鐘鼓曰伐無曰侵此實伐也言往侵者侵是入之意非如春秋之例無鐘鼓也朂哉夫子

罔或無畏寧執非敵傳勗勉也夫子謂將士無敢有無畏之心寧執非敵之志伐之則克矣音義勗許玉反將子匠反下篇同疏注正義曰取得紂則功多於湯宜勉力哉夫子將士等呼將士令勉力也以兵伐人當臨事而懼汝將士等無敢有無畏輕敵之心寧執守似前人之强非已能敵之志以伐之如是乃可克矣傳正義曰勗勉釋詁文呼將士而誓之知夫子是將士也老子云禍莫大於輕敵故令將士無敢有無畏之心令其必以前敵為可畏也論語稱子路曰子行三軍則誰與孔子曰必也臨事而懼令軍士等不欲發意輕前人寧執非敵之志恐彼强多非我能敵執此志以伐之則當克矣

百姓懍懍若崩厥角傳言民畏紂之虐危懼不安若崩摧其角無所容頭音義懍力甚反疏

傳正義曰懍懍是怖懼之意言民畏紂之虐危懼不安其志懍懍然以畜獸為喻民之怖懼若似畜獸崩摧其頭角然無所容頭顧氏云常如人之欲崩其角也言容頭無地隱三年穀梁傳曰高曰崩頭角之稱崩體之高也

嗚呼乃一德一心立定厥功惟克永世傳汝同心立功則能長世以安民

泰誓下

時厥明王乃大巡六師明誓衆士傳是其戊午明日師出以律三申令之重難之義衆士百夫長已上音義令力政反重直用反長丁丈反已音以上時掌反

疏傳正義曰上篇未次而誓故畧言大會中篇既次乃誓為

文稍詳故言以師畢會此篇最在其後為文益詳故言大巡六師巡遠周徧大其事故稱大也師者衆也天子之行通以六師為言於時諸侯盡會其師不啻六也師出以律易師卦初六爻辭也律法也行師以法即誓勑賞勸是也禮成於三故為三篇之誓三度申重號令為重慎艱難之義也孫子兵法三令五申之此誓三篇亦為三令之事也牧誓王所呼者從上而下至百夫長而止知此衆士是百夫長已上也

王曰嗚呼我西土君子天有顯道厥類惟彰傳言天有明道其義類惟明言王所宜法則疏傳正義曰孝經云則天之明昭二十五年左傳云以象天明是治民之事皆法天之道天有尊卑之序人有上下之節三正五常皆在於天有其明道此天之明道其義類惟明言明白可效王者所宜法則之將言商王不法天道故先標二句於前其下乃述

商王違天之事言其罪宜誅也今商王受狎侮五常荒怠弗敬傳輕狎五常之教侮慢不行大為怠惰不敬天地神明音義惰徒臥反疏傳正義曰鄭玄論語注云狎慣忽之言慣見而忽也意與侮同傳因文重而分之五常即五典謂父義母慈兄友弟恭子孝五者人之常行法天明道為之輕狎五常之教侮慢而不遵行之是違天顯也訓荒為大大為怠惰不敬謂不敬天地神明也上篇云不事上帝神祇知此不敬天地神明也禮云毋不敬傳舉天地以言明每事皆不敬也自絕于天結怨于民傳不敬天自絕之酷虐民結怨之斮朝涉之脛剖賢人之心傳冬月見朝涉水者謂其脛耐寒斬而視之比干忠諫謂其心異於人

剖而觀之酷虐之甚音義斮側畧反又士畧反朝陟遥反脛戸定反剖普口反耐乃代反疏傳正義曰釋器云魚曰斮之樊光云斮斫也說文云斮斬也斬朝涉水之脛必有所由知冬月見朝涉水者謂其脛耐寒疑其骨髓有異斬而視之其事或當有所出也殷本紀云微子既去比干曰為人臣者不得不以死爭乃强諫紂紂怒曰吾聞聖人心有七竅遂剖比干觀其心是紂謂比干心異於人剖而觀之言酷虐之甚作威殺戮毒痛四海傳痛病也言害所及遠音義痛徐音敷又普吳反疏傳正義曰痛病釋詁文紂之毒害未必徧及夷狄而云病四海者言害所及者遠也崇信姦回放黜師保傳回邪也姦邪之人反尊信之可法以安者反放退之屛棄典刑囚奴正士傳屛棄常法而

不顧箕子正諫而以為囚奴郊社不修宗廟不享作奇技淫巧以悅婦人傳言紂廢至尊之敬營卑褻惡事作過制技巧以恣耳目之欲音義邪似嗟反技其綺反褻息列反疏正義曰不修謂不掃治也不享謂不祭祀也與上篇不事上帝神祇遺厥先宗廟不祀其事一也重言之耳奇技謂奇異技能淫巧謂過度工巧二者大同但技據人身巧指器物為異耳上帝弗順祝降時喪傳祝斷也天惡紂逆道斷絶其命故下是喪亡之誅音義喪蘇浪反斷丁管反惡烏路反疏傳正義曰哀十四年公羊傳云子路死子曰天祝予何休云祝斷也是相傳訓也爾其孜孜奉予一人恭行天罰傳孜孜勤勉不

怠音義孜音滋

古人有言曰撫我則后虐我則讎傳武王述古言以明義言非惟令惡紂獨夫受洪惟作威乃汝世讎傳言獨夫失君道也大作威殺無辜乃是汝累世之讎明不可不誅樹德務滋除惡務本傳立德務滋長去惡務除本言紂為天下惡本肆予小子誕以爾衆士殄殲乃讎傳言欲行除惡之義絶盡紂爾衆士其尚迪果毅以登乃辟傳迪進也殺敵為果致果為毅登成也成汝君之功音義殄徒典反殲子廉反毅牛既反疏傳正義曰迪進登成皆釋詁文殺敵

為果致果為毅宣二年左傳文果謂果敢毅謂強決能殺敵人謂之為果言能果敢以除賊致此果敢是名為毅言能強決以立功皆言其心不猶豫也軍法以殺敵為上故勸令果毅成功也功多有厚賞不迪有顯戮傳賞以勸之戮以威之嗚呼惟我文考若日月之照臨光于四方顯于西土傳稱父以感眾也言其明德充塞四方明著岐周惟我有周誕受多方傳言文王德大故受眾方之國三分天下而有其二予克受非予武惟朕文考無罪傳推功於父言文王無罪於天下故天佑之人盡其用受克予非朕文考有罪惟予小

子無良傳若紂克我非我父罪我之無善之致疏傳正義曰言克受乃是文王之功若受克予非是文王之罪而言非我父罪我之無善之致者其意言勝非我功敗非父咎崇孝罪已以求衆心耳

序武王戎車三百兩傳兵車百夫長所載車稱兩一車步卒七十二人凡二萬一千人舉全數虎賁三百人傳勇士稱也若虎賁獸言其猛也皆百夫長與受戰于牧野作牧誓音義車音居釋名云古者聲如居所以居人也今曰車聲近舍車舍也韋昭辯釋名云古皆尺遮反漢始有音居長丁丈反卒子忽反賁音奔稱尺證反疏曰武

王以兵戎之車三百兩虎賁之士三百人與受戰於商郊牧地之野將戰之時王設言以誓衆史敘其事作牧誓傳正義曰孔以虎賁三百人與戎車數同王於誓時所呼有百夫長因謂虎賁即是百夫之長一人兩乘一車故云兵車百夫長所載也數車之法一車謂之一兩詩云百兩迓之是車稱兩也風俗通說車有兩輪故稱為兩猶屨有兩隻亦稱為兩詩云葛屨五兩即其類也一車步卒七十二人司馬法文也車有七十二人三百乘凡二萬一千人計車有七十二人三百乘當有二萬一千六百人孔畧六百而不言故云舉全數顧氏亦同此觧孔既用司馬法一車七十二人又云兵車百夫長所載又下傳以百夫長為卒帥是實領百人非惟七十二人依周禮大司馬法天子六軍出自六鄉凡起徒役無過家一人故一鄉出一軍鄉為正遂為副若鄉遂不足則徵兵于邦國則司馬法六十四井為甸計有五百七十六夫共

出長轂一乘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至於臨敵對戰布陳之時則依六鄉軍法五人為伍五伍為兩四兩為卒五卒為旅五旅為師五師為軍故左傳云先偏後伍又云廣有一卒卒偏之兩非直人數如此車數亦然故周禮云乃會車之卒伍鄭云車亦有卒伍左傳戰于繻葛杜注云車二十五乘為偏是車亦為卒伍之數也則一車七十二人者自計元科兵之數科兵既至臨時配割其車雖在其人分散前配車之人臨戰不得還屬本車當更以虎賁甲士配車而戰孔舉七十二人元科兵數者欲總明三百兩人之大數云兵車百夫長所載者欲見臨敵實一車有百人既虎賁與車數相當又經稱百夫長故孔為此說周禮虎賁氏之官其屬有虎士八百人是虎賁為勇士稱也若虎之賁走逐獸言其猛也此虎賁必是軍內驍勇選而為之當時謂之虎賁樂記云虎賁之士說劍謂此也孔意虎賁即是經之百夫長故云皆百夫

長也

牧誓傳至牧地而誓衆音義牧如字徐一音茂說文作坶云地名在朝歌南七十里字林音母

時甲子昧爽傳是克紂之月甲子之日二月四日昧冥爽明早旦音義昧音妹爽明也昧爽謂早旦也馬云昧未旦也疏傳正義曰春秋主書動事編次為文於法日月時年皆具其有不具史闕耳尚書惟記言語直指設言之日上篇戊午次于河朔洛誥戊辰王在新邑與此甲子皆言有日無月史意不為編次故不具也是克紂之月甲子之日是周之二月四日以歷推而知之也釋言云晦冥也昧亦晦義故為冥也冥是夜爽是明夜而未明謂早旦之時蓋雞鳴後也為下

朝至癸端朝即昧爽時也王朝至于商郊牧野乃誓傳紂近郊三十里地名牧癸亥夜陳甲子朝誓將與紂戰音義陳直刃反疏傳正義曰傳言在紂近郊三十里或當有所據也皇甫謐云在朝歌南七十里不知出何書也言至于商郊牧野知牧是郊上之地戰在平野故言野耳詩云于牧之野禮記大傳云牧之野武王之太事繼牧言野明是牧地而鄭玄云郊外曰野將戰于郊故至牧野而誓案經至于商郊牧野乃誓豈王行已至於郊乃復倒退適野誓訖而更進兵乎何不然之甚也武成云癸亥夜陳未畢而雨是癸亥夜已布陳故甲子朝而誓衆將與紂戰故戒勑之王左杖黃鉞右秉白旄以麾曰逖矣西土之人傳鉞以黃金飾斧左手杖鉞示無事於誅右手把旄示有

事於教逖遠也逖遠矣西土之人勞苦之音義杖徐直亮反鉞音越本又作戉旄音毛馬云白旄旄牛尾麾許危反逖他歷反疏傳正義曰太公六韜云大柯斧重八斤一名天鉞廣雅云鉞斧也斧稱黃鉞故知以黃金飾斧也鉞以殺戮殺戮用右手用左手杖鉞示無事於誅右手把旄示有事於教其意言惟教軍人不誅殺也把旄何以白旄用白者取其易見也逖遠釋詁文

王曰嗟我友邦冢君傳同志為友言志同滅紂御事司徒司馬司空傳治事三卿司徒主民司馬主兵司空主土指誓戰者疏傳正義曰孔以於時已稱王而有六師亦應已置六卿令呼治事惟三卿者司徒主民治徒庶之政令司馬主兵治軍旅之誓戒司空主土治壘壁以營軍是指誓戰者故不及大宰大宗司

寇也其時六卿具否不可得知但據此三卿為說耳此御事之文指三卿而說是不通於亞旅已下

亞旅

師氏傳亞次旅衆也衆大夫其位次卿師氏大夫官以兵守門者

疏傳正義曰亞次釋言文旅衆釋詁文此及左傳皆卿卿下言亞旅知是大夫其位次卿而數衆故以亞次名之謂諸是四命之大夫在軍有職事者也師氏亦大夫其官掌以兵守門所掌尤重故別言之周禮師氏中大夫使其屬帥四夷之隸各以其兵服守王之門外朝在野外則守內列鄭玄云內列蕃營之在內者也守之如守王宮

千夫長百夫長傳師帥卒帥音義帥色類反下同

疏傳正義曰周禮二千五百人為師師帥皆中大夫百人為卒卒長皆上士孔以師雖二千五百人舉全數亦得為千夫長長與帥其義同是千夫長亦可以稱師故以千夫長為師帥百夫長為卒帥王肅云師長

卒長意與孔同順經文而稱長耳鄭玄以為師帥旅帥也與孔不同**及庸蜀羌髳微盧彭濮人傳**八國皆蠻夷戎狄屬文王者國名羌在西蜀叟髳微在巴蜀盧彭在西北庸濮在江漢之南**音義**羌起良反徐起良反說文云西戎牧羊人髳茂侯反濮音卜叟所求反又蘇走反**疏**傳正義曰九州之外四夷大名則東夷西戎南蠻北狄其在當方或南有戎而西有夷此八國並非華夏故大判言之皆蠻夷戎狄屬文王者國名也此八國皆西南夷也文王國在於西故西南夷先屬焉大劉以蜀是蜀郡顯然可知孔不說又退庸就濮觧之故以次先觧羌云羌在西蜀叟者漢世西南之夷蜀名為大故傳據蜀而說左思蜀都賦云三蜀之豪時來時往是蜀都分為三羌在其西故云西蜀叟叟者蜀夷之别名故後漢書興平元年馬騰劉範謀誅李傕益州牧劉

馬遣叟兵五千人助之是蜀叟有名叟者也髳微在巴蜀者巴在蜀之東偏漢之巴郡所治江州縣也盧彭在西北者在東蜀之西北也文十六年左傳稱庸與百濮伐楚楚遂滅庸是庸濮在江漢之南

稱爾戈比爾干立爾矛予其誓傳稱舉也戈戟干楯也音義比徐扶志毗志二反楯食準反又音允

疏傳正義曰稱舉釋言文方言云戟楚謂之干吳揚之間謂之戈是戈即戟也考工記云戈柲六尺有六寸車戟常鄭云八尺曰尋倍尋曰常然則戈戟長短異名而云戈者即戟戈戟長短雖異其形制則同此云舉戈宜舉其長者故以戈為戟也方言又云楯自關而東或謂之楯或謂之干關西為之楯是干楯為一也戈短人執以舉之故言稱楯則並以扞敵故言比矛長立之於地故言立也

王曰古人有言曰牝雞無晨傳言無晨鳴之道牝雞之

晨惟家之索傳索盡也喻婦人知外事雌代雄鳴則家盡婦奪夫政則國亡音義牝頻引反徐扶忍反索西各反疏傳正義曰禮記檀弓曰吾離羣而索居則索居為散義鄭玄云索散也物散則盡故索為盡也牝雞雌也爾雅飛曰雌雄走曰牝牡而此言牝雞者毛詩左傳稱雄狐是亦飛走通也此以牝雞之鳴喻婦人知外事故重申喻意云雌代雄鳴則家盡婦奪夫政則國亡家總貴賤為文言家以對國耳將陳紂用婦言故舉此古人之語紂直用婦言耳非能奪其政舉此言者專用其言賞罰由婦即是奪其政矣婦人不當知政是別外内之分若使賢如文母可以興助國家則非牝雞之喻矣今商王受惟婦言是用傳妲己惑紂紂信用之音義妲丹達反己紀紂妻也疏傳正義曰晉語云殷辛伐有蘇氏蘇氏以妲己女焉妲己有

有寵而亡殷殷本紀云紂嬖于婦人愛妲己惟妲己之言是從列女傳云紂好酒淫樂不離妲己妲己所與言者貴之妲己所憎者誅之為長夜飲妲己好之百姓怨望而諸侯有叛者妲己曰罰輕誅薄威不立耳紂乃重刑辟為炮烙之法妲己乃笑武王伐紂斬妲己頭懸之於小白旗上以為亡紂者此女也

昬棄厥肆祀弗荅傳昬亂肆陳荅當也亂棄其所陳祭祀不復當享鬼神音義復扶又反

疏傳正義曰昬闇者於事必亂故昬為亂也詩云肆筵設席肆者陳設之意毛傳亦以肆為陳也對荅相當之事故荅為當也紂身昬亂棄其宜所陳設祭祀不復當享鬼神與上郊社不修宗廟不享亦一也不事神祇惡之大者故泰誓及此三言之

昬棄厥遺王父母弟不迪傳王父祖之昆弟母弟同母弟言棄其骨肉不接

之以道疏傳正義曰釋親云父之考為王父則王父是祖也紂無親祖可棄故為祖之昆弟棄其祖之昆弟則父之昆弟亦棄之矣春秋之例母弟稱弟凡春秋稱弟皆是母弟也母弟謂同母之弟同母尚棄別生者必棄矣舉尊親以見卑踈也遺亦棄也言紂之昏亂棄其所遺骨肉之親不接之以道經先言棄祀棄親者鄭玄云誓首言此者神怒民怨紂所以亡也乃惟四方之多罪逋逃是崇是長傳言紂棄其賢臣而尊長逃亡罪人信用之是信是使是以為大夫卿士傳士事也用為卿大夫典政事俾暴虐于百姓以姦宄于商邑傳使四方罪人暴虐姦宄於都邑音義俾必爾反使也徐甫婢反下同宄音軌疏傳正義曰暴虐謂殺害殺害加於人

故言於百姓姦宄謂刼奪刼奪有處故言於商邑百姓亦是商邑之人故傳總言於都邑也今予發惟恭行天之罰今日之事不愆于六步七步乃止齊焉傳今日戰事就敵不過六步七步乃止相齊言當旅進一心音義愆去乾反䟽傳正義曰戰法布陳然後相向故設其就敵之限不過六步七步乃止相齊焉欲其相得力也樂記稱進旅退旅是旅為衆也言當衆進一心也夫子勗哉不愆于四伐五伐六伐七伐乃止齊焉傳夫子謂將士勉勵之伐謂擊刺小則四五多則六七以為例音義勗許六反刺七亦反䟽傳正義曰此及下文三云夫子此勗哉在下下勗哉在上此先呼其人然後勉之此既言然下先令勉勵

乃呼其人各與下句為目也上有戈矛戈謂擊兵矛謂刺兵故云伐謂擊刺此伐猶伐樹然也勗哉夫子尚桓桓傳桓桓武貌疏傳正義曰釋訓云桓桓威也詩序云桓武志也如虎如貔如熊如羆于商郊傳貔執夷虎屬也四獸皆猛健欲使士衆法之奮擊於牧野音義貔音毗羆彼皮反爾雅云羆如熊黃白文疏傳正義曰釋獸云貔白狐其子豰舍人曰貔名白狐其子名豰郭璞曰一名執夷虎豹屬弗迓克奔以役西土傳商衆能奔來降者不迎擊之如此則所以役我西土之義音義迓五嫁反馬作禦禁也役馬云為也為于偽反疏傳正義曰迓訓迎也不迎擊商衆能奔來降者兵法不誅降也役謂使用也如此不殺降人則所以使用我西土之義用

義於彼令彼知我有義也王肅讀御為禦言不禦能奔走者如殷民欲奔走來降者無逆之奔走去者可不禦止役為也盡力以為我西土與孔不同

勗哉夫子爾所弗勗其于爾躬有戮傳臨敵所安汝不勉則於汝身有戮矣

序武王伐殷往伐歸獸傳往誅紂克定偃武修文歸馬牛於華山桃林之牧地識其政事傳記識殷家政教善事以為法作武成傳武功成文事修音義獸徐始售反本或作嘼許救反

疏正義曰武王之伐殷也往則陳兵伐紂歸放牛馬為獸記識殷家美政善事而行用之史叙其事作武成傳正義曰此序於經于征伐商是往伐也歸馬放牛是歸獸也故傳引經以解

之爾雅有釋獸釋畜畜獸形相類也在野自生為獸人家養之為畜歸馬放牛不復乘用使之自生自死若野獸然故謂之獸獸以野澤為家故言歸也紂以昏亂而滅前世政有善者故訪問殷家政教記識善事以為治國之法經云列爵惟五分土惟三是也

武成傳文王受命有此武功成於克商疏正義曰此篇叙事多而王言少惟辭又首尾不結體裁異於餘篇自惟一月至受命于周史叙伐殷往反及諸侯大集為王言發端也自王若曰至大統未集述祖父已來開建王業之事也自予小子至名山大川言已承父祖之意告神陳紂之罪也自曰惟有道至無作神羞王自陳告神之辭也既戊午已下又是史叙往伐殺紂入殷都布政之事無作神羞以下惟告神其辭不結文義不成非述作之體案左傳

苟偃禱河云無作神羞其官臣偃無敢復濟惟爾有神裁之蒯聵禱祖云無作三祖羞大命不敢請佩玉不敢愛彼二者於神羞之下皆更申已意此經無作神羞下更無語直是與神之言猶尚未訖且冢君百工初受周命王當有以戒之如湯誥之類宜應説其除害與民更始創以為惡之禍勸以行道之福不得大聚百官惟誦禱辭而已欲征則殷勤誓衆既克則空話禱神聖人有作理必不爾竊謂神羞之下更合有言簡編斷絶經失其本所以辭不次耳或初藏之日已失其本或壞壁得之始有脱漏故孔稱五十八篇以外錯亂磨滅不可復知明是見在諸篇亦容脱錯但孔此篇首尾具足既取其文為之作傳恥云有所失落不復言其事耳傳正義曰文王受命有此武功詩之文也彼言武功謂始伐崇耳殷紂尚在其功未成成功在於克商今武始成矣故以武成名篇以泰誓繼文

王之年故本之於文王鄭云著武道至此而成

惟一月壬辰旁死魄傳此本說始伐紂時一月周之正月旁近也月二日近死魄音義旁步光反魄普白反說文作霸匹革反云月始生魄然貌近附近之近越翼日癸巳王朝步自周于征伐商傳翼明步行也武王以正月三日行自周往征伐商二十八日渡孟津厥四月哉生明王來自商至于豐傳其四月哉始也始生明月三日與死魄互言乃偃武修文傳倒載干戈包以虎皮示不用行禮射設庠序修文教歸馬

于華山之陽放牛于桃林之野示天下弗服傳山南曰陽桃林在華山東皆非長養牛馬之地欲使自生自死示天下不復乘用丁未祀于周廟邦甸侯衛駿奔走執豆籩傳四月丁未祭告后稷以下文考文王以上七世之祖駿大也邦國甸侯衛服諸侯皆大奔走於廟執事越三日庚戌柴望大告武成傳燔柴郊天望祀山川先祖後郊自近始音義哉徐音載豐芳弓反文王所都也華胡化胡瓜二反華山在弘農長丁丈反復扶又反駿荀俊反豆本又作梪籩音邊上時掌反燔音煩疏紂往反祀廟告天

時日說武功成之事也一月壬辰旁死魄謂伐紂之年周正月辛卯朔其二日是壬辰也翼日癸巳王朝步自周于征伐商謂正月三日癸鎬京始東行也其月二十八日戊午渡河泰誓序云一月戊午師渡孟津泰誓中篇云惟戊午王次于河朔是也二月辛酉朔甲子殺紂牧誓云時甲子昧爽乃誓是也其年閏二月庚寅朔三月庚申朔四月己丑朔厥四月哉生明王來自商至于豐謂四月三日月始生明其日當是辛卯也丁未祀于周廟四月十九日也越三日庚戌柴望二十二日也正月始往伐四月告成功史叙其事見其功成之次也漢書律歷志引武成篇云惟一月壬辰旁死魄若翼日癸巳武王乃朝步自周于征伐紂越若来二月既死魄越五日甲子咸劉商王紂惟四月既旁生魄越六日庚戌武王燎于周廟翼日辛亥祀於天位越五日乙卯乃以庶國祀於周廟與此經不同彼是焚書之後有人偽為之漢世謂之逸書其後又亡其篇鄭玄云武成逸書建

武之際亡謂彼偽武成也傳正義曰將言武成遠本其始此本説始伐紂時一月周之正月是建子之月殷十二月也此月辛卯朔朔是死魄故月二日近死魄魄者形也謂月之輪郭無光之處名魄也朔後明生而魄死望後明死而魄生律歴志云死魄朔也生魄望也顧命云惟四月哉生魄傳云始生魄月十六日也月十六日為始生魄是一日為始死魄二日近死魄也顧氏解死魄與小劉同大劉以三日為始死魄二日為旁死魄旁死魄無事而記之者與下日為發端猶今之將言日必先言朔也翼明釋言文釋宮云堂上謂之行堂下謂之步彼相對為名耳散則可以通故步為行也周去孟津千里以正月三日行自周二十八日渡孟津凡二十五日每日四十許里時之宜也詩云于三十里毛傳云師行三十里蓋言其大法耳其四月此伐商之四月也哉始釋詁文顧命傳以哉生魄為十六日則哉生明為月初矣以三日月光見故傳言始生明月三日也此經無

日未必非二日也生明死魄俱是月初上云死魄此云生明而魄死明生互言耳樂記云武王克殷濟河而西車甲釁而藏之府庫倒載干戈包之以虎皮天下知武王之不復用兵也散軍而郊射左射貍首右射騶虞而貫革之射息也是偃武修文之事故傳引之郊射是禮射也王制論四代學名云虞謂之庠夏謂之序故言設庠序修文教也釋山云山西曰夕陽山東曰朝陽李巡曰山西暮乃見日故曰夕陽山東朝乃見日故云朝陽陽以見日為名故知山南曰陽杜預云桃林之塞今弘農華陰縣潼關是也是在華山東也指其所住謂之歸據我釋之則云放放牛歸馬互言之耳華山之旁尤之水草非長養牛馬之地欲使自生自死此是戰時牛馬故放之示天下不復乘用易繫辭云服牛乘馬服乘俱是用義故以服總牛馬以四月之字偶文已多故言四月丁未此以成功設祭明其偏告羣祖知告后稷以下后稷則始祖以下容毀廟也天子七廟故云文考文王

以上七世之祖見是周廟皆祭之故經總云周廟也駿大釋詁文周禮六服侯甸男采衛要此畧舉邦國在諸侯服故云甸侯衛其言不次詩頌云駿奔走在廟故云皆大奔走於廟執事也名誥云越三日者皆從前至今為三日此從丁未數之則為四日蓋史官不同立文自異或此三當為四由字積與誤

既生魄庶邦冢君暨百工受命于周傳魄生明死十五日之後諸侯與百官受政命於周明一統

音義暨其器反

疏傳正義曰月以望虧望是月半望在十六日為多通率在十六日者四分居三其一在十五日耳此言既生魄故言魄生明死十五日之後也丁未祀于周廟已是此月十九日矣此受命于周繼生魄言之則受命在祀廟之前故祀廟之時諸侯已奔走執事豈得未受周命已助周祭明其受命在祀廟前矣史官探其時日先言告武成既訖然後却說

受命故文在下耳諸侯與百官舊有未屬周者今皆受政命於周於此時始天下一統也顧氏以既生魄謂庚戌已後雖十六日始生魄從十六日至晦皆為生魄但不知庚戌之後幾日耳

王若曰嗚呼羣后傳順其祖業歎美之以告諸侯惟先王建邦啓土傳謂后稷也尊祖故稱先王疏傳正義曰此先王文在公劉之前知謂后稷也后稷非王尊其祖故稱先王周語云昔我先王后稷又曰我先王不窋韋昭云王之先祖故稱王商頌亦以契為玄王文武之功起於后稷后稷始封於邰故言建邦啓土公劉克篤前烈傳后稷曽孫公爵劉名能厚先人之業疏傳正義曰周本紀云后稷卒子不窋立卒子鞠陶立卒子公劉立是公劉為后稷曽孫也本紀云公劉之後有公非公祖之類

知公是爵餒時未諱故稱劉名先公多矣獨三人稱公當時之意耳本紀云公劉復修后稷之業百姓懷之多徙而歸保焉周道之興自此之後是能厚先人之業也

至于大王肇基王迹王季其勤王家傳大王修德以翦齊商人始王業之肇迹王季纘統其業乃勤立王家音義大音太肇音兆王迹于況反又如字注王業王功疏傳正義曰詩云后稷之孫實惟太王居岐之陽實始翦商是大王翦齊商人始王業之兆迹也周本紀云王季修古公之道諸侯順之是能纘統大王之業勤立王家之基本也

我文考文王克成厥勳誕膺天命以撫方夏傳言我文德之父能成其王功大當天命以撫綏四方中夏大邦畏其力小邦懷

其德傳言天下諸侯大者畏威小者懐德是文王威德之大疏正義曰大邦力足拒敵故言畏其力小邦必畏矣小邦或被棄遺故言懐其德大邦亦懐德矣量事為文也惟九年大統未集傳言諸侯歸之九年而卒故大統未就疏傳正義曰文王斷虞芮之訟諸侯歸之改稱元年至九年而卒故云大業未就也文王既未稱王而得輒改元年者諸侯自於其國各稱元年是已之所稱容或中年得改矣汲冢竹書魏惠王有後元年漢初文帝二元景帝三元此必有因於古也伏生司馬遷韓嬰之徒不見此書以為文王受命七年而崩故鄭玄等皆依用之予小子其承厥志傳言承文王本意底商之罪告于皇天后土所過名山大川傳致商之罪謂伐

紂之時后土社也名山華岳大川河音義底之履反疏傳正義曰

致商之罪謂伐紂之時欲將伐紂告天乃發故文在所過之上禮天子出征必類帝宜社此告皇天后土即泰誓上篇類于上帝宜于冢土故云后土社也昭二十九年左傳稱句龍為后土后土為社是也僖十五年左傳云戴皇天而履后土彼晉大夫要秦伯故以地神后土而言之與此異也自周適商路過河華故知所過名山華岳大川河也山川大乃有名名大互言之耳周禮大祝云王過大山川則用事焉鄭云用事用祭事告行也

曰惟有道曾孫周王發將有大正于商傳告天社山川之辭大正以兵征之也疏正義曰自稱有道者聖人至公為民除害以紂無道言已有道所以告神求助不得飾以謙辭也稱曾孫者曲禮說諸侯自稱之辭云臨祭祀內事曰孝子某侯某外事

日曾孫某侯某哀二年左傳蒯聵禱祖亦自稱曾孫皆是言已承藉上祖奠享之意今商王受無道傳無道德暴殄天物害虐烝民傳暴絕天物言逆天也逆天害民所以為無道音義烝之承反疏正義曰天物語濶人在其間以人為貴故別言害民則天物之言除人外普謂天下百物鳥獸草木皆暴絕之為天下逋逃主萃淵藪傳逋亡也天下罪人逃亡者而紂為魁主窟聚淵府藪澤言大姦音義萃在醉反藪素口反魁苦回反窟口忽反疏傳正義曰逋亦逃也故以為亡罪人逃亡而紂為魁主魁首也言受用逃亡者與之為魁首為主人萃訓聚也言若蟲之入窟故云窟聚水深謂之淵藏物謂之府史游急就篇云司農少府國之淵淵府類故言淵府水鍾謂之澤無水則

名藪藪澤大同故言藪澤萃淵藪三者各為物室言紂與亡人為主亡人歸之若蟲之窟聚魚歸淵府獸集藪澤言紂為大姦也據傳意主字下讀為便昭七年左傳引此文杜預云萃集也天下逋逃悉以紂為淵藪集而歸之與孔異也

予小子既獲仁人敢祗承上帝以遏亂畧傳仁人謂太公周召之徒畧路也言誅紂敬承天意以絶亂路

華夏蠻貊罔不率俾恭天成命傳冕服采章曰華大國曰夏及四夷皆相率而使奉天成命音義遏烏末反召上照反

本又作邵貊亡白反俾必爾反

疏傳正義曰冕服采章對被髪左衽則為有光華也釋詁云夏大也故大國曰夏華夏謂中國也言蠻貊則戎夷可知王言華夏及四夷皆相率而充已使奉天成命欲其共伐紂也

肆

予東征綏厥士女傳此謂十一年會孟津還時惟其士女篚厥玄黄昭我周王傳言東國士女筐篚盛其絲帛奉迎道次明我周王為之除害天休震動用附我大邑周傳天之美應震動民心故用依附我惟爾有神尚克相予以濟兆民無作神羞傳神庶幾助我渡民危害無為神羞辱音義篚音匪為于偽反應應對之應相息亮反

既戊午師逾孟津癸亥陳于商郊俟天休命傳自河至朝歌出四百里五日而至赴敵宜速待天休命謂夜雨

止畢陳甲子昧爽受率其旅若林會于牧野傳旅衆也如林言盛多會逆距戰罔有敵于我師前徒倒戈攻于後以北血流漂杵傳紂衆服周仁政無有戰心前徒倒戈自攻于後以北走血流漂舂杵甚之言音義逾亦作踰陳直反注同徐音塵倒丁老反漂匹妙反徐敷妙反又匹消反杵昌呂反 疏正義曰自此以下皆史辭也其上闕絶失其本經故文無次第必是王言既終史乃更叙戰事於文次當承自周于征伐商之下此句次之故云既戊午也史官叙事得言罔有敵于我師稱我者猶如自漢至今文章之士雖民論國事莫不稱我皆云我大隨以心體國故稱我耳非要王言乃稱我也傳正義曰出四百里驗地為然戊午明日猶誓於河朔癸亥巳

陳於商郊凡經五日日行八十里所以疾者赴敵宜速也帝王世紀云軍至鮪水紂使膠鬲候周師見王問曰西伯將焉之王曰將攻薛也膠鬲曰然願西伯無我欺王曰不子欺也將之殷膠鬲曰何日至王曰以甲子日以是報矣膠鬲去而報命於紂而雨甚軍卒皆諫王曰卒病請休之王曰吾已令膠鬲以甲子報其主矣吾雨而行所以救膠鬲之死也遂行甲子至于商郊然則本期甲子故速行也周語云王以二月癸亥夜陳未畢而雨是雨止畢陳也待天休命雨是天之美命也韋昭云雨者天地神人和同之應也天地氣和乃有雨降是雨為和同之應也旅衆釋詁文詩亦云其會如林言盛多也本紀云紂發兵七十萬人以距武王紂兵雖則衆多不得有七十萬人是史官美其能破強敵虛言之耳罔有敵于我師言紂衆雖多皆無有敵我之心故自攻於後以北走自攻其後必殺人不多流血漂舂杵甚之言也孟子云信書不如無書吾於武成取二三策而已仁

者無敵於天下以至仁伐不仁如何其血流漂杵也是言不實也易繫辭云斷木為杵掘地為臼是杵為舂器也

一戎衣天下大定傳衣服也一著戎服而滅紂言與衆同心動有成功乃反商政政由舊傳反紂惡政用商先王善政釋箕子囚封比干墓式商容閭傳皆武王反紂政因奴徒隸封益其土商容賢人紂所貶退式其閭巷以禮賢音義著張畧反疏傳正義曰紂囚其人而放釋之紂殺其身而增封其墓紂退其人而式其門閭皆是武王反紂政也下句散其財粟亦是反紂於此須有所解因言之耳上篇云囚奴正士論語云箕子為之奴是紂囚之又為奴役之周禮司厲職云其奴男子入于罪隸鄭衆云為之奴者繫於罪隸之

官是因為奴以徒隸役之也商容賢人之姓名紂所貶退處於私室式者車上之横木男子立乘有所敬則俯而憑式遂以式為敬名説文云閭族居里門也武王過其閭而式之言此内有賢人式之禮賢也帝王世紀云商容及殷民觀周軍之入見畢公至殷民曰是吾新君也容曰非也視其為人嚴乎將有急色故君子臨事而懼見太公至民曰是吾新君也容曰非也視其為人虎據而鷹趾當敵將衆威怒自倍見利即前不顧其後故君子臨衆果於進退見周公至民曰是吾新君也容曰非也視其為人忻忻休休志在除賊是非天子則周之相國也故聖人臨衆知之見武王至民曰是吾新君也容曰然聖人為海内討惡見惡不怒見善不喜顔色相副是以知之是説商容之事也

散鹿臺之財發鉅橋之粟傳紂所積之府倉皆散發以賑貧民音義散西旦反疏傳正義曰藏財為府藏粟為倉故言

紂所積之府倉也名曰鹿臺鉅橋則其義未聞散者言其分布發者言其開出互相見也周本紀云命召公釋箕子之囚命畢公釋百姓之囚表商容之閭命閎夭封比干之墓命南宫适散鹿臺之錢發鉅橋之粟以賑貧弱也然則武王親式商容之閭又表之也新序云鹿臺其大三里其高千尺則容物多矣此言鹿臺之財則非一物也史記作錢後世追論以錢為主耳周禮有泉府之官周語稱景王鑄大錢是周時已名泉為錢也

大賚于四海而萬姓悅服傳施舍已責救乏賙無所謂周有大賚天下皆悅仁服德音義賚力代反徐音来已音以責側界反賙音周本亦作周

疏傳正義曰左傳成十八年晉悼公初立施舍已責成二年楚將起師已責救乏定五年歸粟於蔡以賙急矜無資也杜預以為施恩惠舍勞役也已責止逋責也皆是恤民之事故傳引之以證大賚所謂周

有大賚論語文孔安國解堯曰之篇有二帝三王之事周有大賚正指此事故言所謂也悅是歡喜服謂聽從感恩則悅見義則服故天下皆悅仁服德也帝王世紀云王命封墓釋囚又歸施鹿臺之珠玉及傾宮之女於諸侯殷民咸喜曰王之於仁人也死者猶封其墓況生者乎王之於賢人也亡者猶表其閭況存者乎王之於財也聚者猶散之況其復籍之乎王之於色也見在者猶歸其父母況其復徵之乎是悅服之事也

列爵惟五傳即所識政事而法之爵五等公侯伯子男分土惟三傳列地封國公侯方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為三品

疏傳正義曰爵五等地三品武王於此既從殷法未知周公制禮亦然以否孟子曰北宮錡問於孟子曰周之班爵祿如何孟子曰其詳不可得聞矣嘗聞其畧天子之制地方千里公侯方百里伯七十

里子男五十里漢書地理志亦云周爵五等其土三等也公侯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漢世儒者多以為然包咸注論語云千乘之國百里之國也謂大國惟百里耳周禮大司徒云諸公之地封疆方五百里侯四百里伯三百里子二百里男一百里蓋是周室既衰諸侯相并自以國土寬大皆違禮文乃除去本經妄為說耳鄭玄之徒以為武王時大國百里周公制禮大國五百里王制之注具矣

建官惟賢傳立官以官賢才

位事惟能傳居位理事必任能事

重民五教傳所重在民及五常之教疏正義曰以重總下五事民與五教食喪祭也五教所以教民故與民同句下句食與喪祭三者各為一事相類而别故以惟目之言此皆聖王所重也論語云所重民食喪祭以論語即是此事而彼無五教録論語者自畧之耳

惟食喪祭傳民以食為

命喪禮篤親愛祭祀崇孝養皆聖王所重惇信明義傳使天下厚行信顯忠義崇德報功傳有德尊以爵有功報以祿垂拱而天下治傳言武王所修皆是所任得人故垂拱而天下治音義養羊亮反拱居勇反任而鴆反治直吏反疏正義曰說文云拱斂手也垂拱而天下治謂所任得人人皆稱職手無所營下垂其拱故美其垂拱而天下治也

尚書注疏卷十

尚書注疏卷十考證

泰誓序惟十有一年武王伐殷傳周自虞芮質厥成諸侯並附以為受命之年至九年而文王卒武王三年服畢觀兵孟津以卜諸侯伐紂之心諸侯僉同乃退以示弱○歐陽修曰此妄說也西伯中間不宜改元而又改元至武王即位宜改元反不改元皆妄說也學者知西伯生不稱王而中間不再改元則詩書所載文武之説粲然明白矣或曰序曷稱十一年曰六

經無明文也十一年者武王即位之十一年耳程子曰序稱十一年經傳十三年必有一誤又曰觀政之說必無此理朱子曰舊有人引洪範十有三祀王訪于箕子則十一年之誤可知 臣召南按漢儒因武成有文考誕膺天命惟九年大統未集與泰誓肅將天威大勳未集之文相合則遂謂文王改元稱王者九年又因泰誓首言十有三年春大會孟津而小序乃先言十一年伐殷誓中則又有觀政于商數語可以

附會則遂謂十一年觀兵退以示弱也文王一生並未稱王即武王十三年以前亦未嘗稱王也故戡黎之篇載在商書而稱曰西伯武王十三年克商始追王三后若十一年先有觀兵之役武成何得言一戎衣天下大定哉此則以經証經可以信其必無者也孔子稱文王服事殷為至德中庸言武王一戎衣而有天下豈有異論哉

疏豈得殷紂尚在而稱周王哉○臣召南按穎達此

疏一掃諸儒之謬其引禮記大傳追王之文尤為明確乃毛詩大雅文王鄭箋謂受命而王天下頡達不昌言以闢其誣又復廣引讖緯以曲証之何也

泰誓○王應麟曰古文作大誓開元間衛包定今文始作泰其實大誓與大誥同

惟十有三年春傳此周之孟春疏建子之月也○臣召南按注疏甚確蔡沈謂是夏正建寅之月非也孔傳漢志即屬後人推測而周語伶州鳩謂武王伐殷歲

在鶉火月在天駟日在析木之津辰在斗前星在天

黿則其為周正建子之月明矣

肆予小子發以爾友邦冢君觀政於商傳謂十一年自

孟津還時○林之奇曰漢儒以觀政為觀兵附會於

小序言十一年而為周師再舉之說考之於經不合

同力度德同德度義䟽與紂無者為敵雖未交兵揆度

優劣勝負可見○臣浩按與紂無者為敵句必有舛

訛顧無善本可從今仍之

予有亂臣十人疏鄭玄等皆以十人為文母周公太公召公畢公榮公太顛閎夭散宜生南宮适○劉敞曰子無臣母之義蓋邑姜也

雖有周親不如仁人傳言紂至親雖多不如周家之少仁人○臣召南按此傳甚明而何晏論語注引孔曰親而不賢不忠則誅之管蔡是也仁人謂箕子微子來則用之同出安國一手而所説判然何也

囧或無畏○林之奇曰此篇孔壁續出孔氏為隸古定

其間必有不能曉而以意增損者故與孟子不同

牧誓序虎賁三百人○臣召南按孟子言三千人疑此序誤然孔傳解戎車三百兩既云戎車百夫長所載解此句又云皆百夫長則小序自作三百人與孟子異非字畫訛也

疏正義曰○此文監本誤刊後標目之下令改正

王朝至于商郊牧野疏武成云癸亥夜陳未畢而雨○臣召南按周語伶州鳩曰王以二月癸亥夜陳未畢

而雨以夷則之上宮畢之武成無此文也疏誤引耳

武成序識其政事傳記識殷家政教善事以為法○臣

召南按孔傳誤解序意經中雖言反商政政由舊而

篇名武成自以武功告成為義此篇記言甚少敘事

最多故序言之劉敞謂史官具記武王克商所施行

之政是也

武成疏或初藏之日已失其本或壞壁得之始有脫漏

○臣召南按古文脫誤此篇為最顛達疑之是也至

謂不得大聚百官惟誦禱詞義理甚確

惟一月壬辰疏漢書律歷志引武成篇云云○朱子曰

以孔注漢志參考大抵多同但漢志二月既死魄越

五日甲子為差速而四月既生魄與丁未庚戌先後

小不同耳蓋以上文一月壬辰旁死魄推之則二月

之死魄後五日且當為辛酉或壬戌而未得為甲子

此漢志之誤也又以一月壬辰二月甲子并閏推之

則漢志言四月既生魄越六日庚戌當為二十二日

而經以生魄居丁未庚戌之後則恐經文倒也歷法雖無四月俱小之理然亦不過先後一二日耳不應所差如此之多也宗廟內事日用丁巳漢志乃無丁未而以庚戌燎于周廟則為剛日非所當用而燎又非宗廟之禮且以翼日辛亥祀于天位而越五日乙卯又祀馘于周廟則六日之間三舉大祭禮煩而數近於不敬抑亦經文所無不知劉歆何所據也顔注以為今文尚書則伏生今文二十八篇中本無此篇

顔氏之云又未知何所據也

既戊午師逾孟津癸亥陳于商郊俟天休命疏於文次當承自周于征伐商之下○臣召南按武成本非完書其脫簡既無可考錯簡尤先後不倫孔穎達此疏已開宋儒考定之先矣劉敞王安石程子各有訂正至朱子以漢志日辰及經文前後細推移四月既生魄於丁未祀周廟之前惟臣附我大邑周之下義始通順蔡沈作傳爰載考定武成一篇然後儒猶未愜

也今畧載劉敞蔡沈及後儒之說於左

劉敞曰惟一月壬辰至于征伐商此下當次以底商之罪至萬姓悅服皆在紂都所行之事也次以厥四月哉生明云云又次以丁未祀于周廟云云至其承厥志此下武王之誥未終當有百工受命之詔計脫五六簡矣然後次以偃武修文云云又次以列爵惟五云云

蔡沈考定武成自惟一月至于征伐商次以底商之

罪至罔不率俾次以惟爾有神至無作神羞次以既

戊午至萬姓悦服次以厥四月哉生明至示天下弗

服次以既生魄至受命于周次以丁未祀于周廟至

大告武成次以王若曰至其承厥志次以恭天成命

至用附我大邑周次以列爵惟五至垂拱而天下治

歸有光曰余所考定武成只移厥四月以下一段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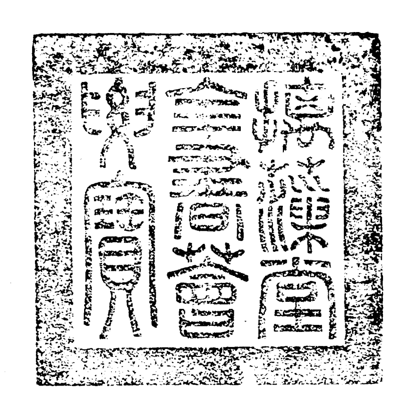
勢既順亦無闕文汪玉卿嘗疑甲子失序盖先儒以

漢志推此年置閏在二月故四月有丁未庚戌本無

可疑也自惟一月壬辰至于征伐商次以王若曰至萬姓悦服次以厥四月哉生明至受命于周次以列爵惟五至垂拱而天下治

孝光地考定武成惟一月壬辰至于征伐商次以既生魄至萬姓悦服次以厥四月哉生明至大告武成次以列爵惟五至垂拱而天下治

尚書注疏卷十考證



覆校官庶吉士臣方　煒

校對官編修臣鄭　爔

謄録監生臣錢　璲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經部

尚書注疏卷十一

詳校官祭酒臣韋謙恒



尚書注疏卷十一

漢孔氏傳　唐陸德明音義　孔穎達疏

周書

洪範

武王勝殷殺受立武庚傳不放而殺紂自焚也武庚紂子以爲王者後一名祿父以箕子歸作洪範傳歸鎬京箕子作之音義勝商證反父音甫範音范鎬胡老反本又作鄗武王所都也疏正義曰武王伐殷既勝殺受立其子武庚爲殷後以箕子歸鎬京訪以天道箕子爲陳天地之

大法欽述其事作洪範此惟當言箕子歸耳乃言殺受立武庚者序自相顧為文上武成序云武王伐殷故此言勝之下微子之命序云黜殷命殺武庚故此言立之序言此以順上下也傳正義曰放桀也湯放桀此不放而殺之者紂自焚而死也殷本紀云紂兵敗紂走入登鹿臺衣其寶玉衣赴火而死武王遂斬紂頭懸之太白旗是也泰誓云取彼凶殘則志在於殺也死猶斬之則生亦不放傳據實而言之耳本紀云封紂子武庚祿父以續殷祀是以為王者後也本紀武庚祿父雙言之伏生尚書傳云武王勝殷繼公子祿父是一名祿父也鄭云武庚字祿父春秋之世有齊侯祿父蔡侯考父季孫行父父亦是名未必為字故傳言一名祿父上篇云至于豐者文王之廟在豐至豐先告廟耳時王都在鎬知歸者歸鎬京也此經文旨異於餘篇非直問答而已不是史官敘述必是箕子既對武王之問退而自撰其事故傳特云箕

子作之書傳云武王釋箕子之囚箕子不忍周之釋走之朝鮮武王聞之因以朝鮮封之箕子既受周之封不得無臣禮故於十三祀來朝武王因其朝而問洪範案此序云勝殷以箕子歸明既釋其囚即以歸之不令其走去而後來朝也又朝鮮去周路將萬里聞其所在然後封之受封乃朝必歷年矣不得仍在十三祀也宋世家云既作洪範武王乃封箕子於朝鮮得其實也

洪範 傳洪大範法也言天地之大法 疏 正義曰此經開源於首覆更演説非復一問一答之勢必是箕子自為之也發首二句自記被問之年自王乃言至彝倫攸叙王問之辭自箕子乃言至彝倫攸叙言禹得九疇之由自初一曰至威用六極言禹第叙九疇之次自一五行已下箕子更條説九疇之義此條說者當時亦以對王更復退而修撰定其文辭使

成典教耳傳正義曰
洪大範法皆釋詁文

惟十有三祀王訪于箕子傳商曰祀箕子稱祀不忘本
此年四月歸宗周先告武成次問天道王乃言曰嗚呼
箕子惟天陰騭下民相協厥居傳騭定也天不言而默
定下民是助合其居使有常生之資我不知其彞倫攸
敘言我不知天所以定民之常道理次敘問何由音義
陰默也馬云覆也騭之逸反馬云升也升猶舉也舉猶生也相息亮反助也彞以之反　疏正義曰此箕子陳王問已之年被問之事惟文王受命十有三祀武王訪問於箕子即陳其問辭王乃言曰嗚呼箕子此上天

不言而默定下民佑助諧合其安居使有常生之資我不知此天之定民常道所以次敘問天意何由也傳正義曰商曰祀周曰年釋天文此周書也泰誓稱年此獨稱祀故解之箕子稱祀不忘本也此篇箕子所作箕子商人故記傳引此篇者皆云商書曰是箕子自作明矣序言歸作洪範似歸即作之嫌在武成之前故云此年四月歸宗周先告武成次問天道以次在武成之後故知先告武成也隲即質也質訓爲成成亦定義故爲定也言民是上天所生形神天之所授故天不言而默定下民羣生受氣流形各有性靈心識下民不知其然是天默定也相助也協和也助合其居者言民有其心天佑助之令其諧合其生出言是非立行得失衣食之用動止之宜無不稟諸上天乃得諧合失道則死合道則生言天非徒賦命於人授以形體心識乃復佑助諧合其居業使有常生之資九疇施之於民皆是天助之事也此問答皆言乃者以天道之大沈吟乃問思慮乃

答宣八年公羊傳曰乃緩辭也王肅以陰騭下民一句為天事相協以下為民事注云陰深也言天深定下民與之五常之性王者當助天和合其居所行天之性我不知常道倫理所以次敘是問承天順民何所由與孔異也

箕子乃言曰我聞在昔鯀陻洪水汨陳其五行傳陻塞汨亂也治水失道亂陳其五行帝乃震怒不畀洪範九疇彝倫攸斁傳畀與斁敗也天動怒鯀不與大法九疇疇類也故常道所以敗鯀則殛死禹乃嗣興傳放鯀至死不赦嗣繼也廢父興子堯舜之道天乃錫禹洪範九

疇彝倫攸敘傳天與禹洛出書神龜負文而出列於背有數至于九禹遂因而第之以成九類常道所以次敘

音義鯀工本反陻音因汨工忽反行户庚反畀必二反徐甫至反注同與也數多路反徐同路反敗也殛紀力反本或作極音同錫星歷反

疏正義曰箕子乃言答王曰我聞在昔鯀障塞洪水治水失道是乃亂陳其五行而逆天道也天帝乃動其威怒不與鯀大法九類天之常道所以敗也鯀則放殛至死不赦禹以聖德繼父而興代治洪水決道使通天乃錫禹大法九類天之常道所以得其次敘此說其得九類之由也傳正義曰襄二十五年左傳說陳之伐鄭云井陻木刊謂塞其井斬其木是陻為塞也汨是亂之意故為亂也水是五行之一水性下流鯀反塞之失水之性水失其道則五行皆失矣是塞洪水為亂陳其五行言五行陳列皆

亂也大禹謨帝美禹治水之功云地平天成傳云水土治曰平五行敘曰成水既治五行序是治水失道爲亂五行也畀與釋詁文斁敗相傳訓也以禹得而鯀不得故爲天動威怒鯀不與大法九疇疇是輩類之名故爲類也言其每事自相類者有九九者各有一章故漢書謂之爲九章此謂九類是天之常道既不得九類故常道所以敗也自古以來得九疇者惟有禹耳未聞餘人有得之者也若人皆得之鯀獨不得可言天帝怒鯀餘人皆不得獨言天怒鯀者以禹由治水有功故天賜之鯀亦治水而天不與以鯀禹俱是治水父不得而子得之所以彰禹之聖當於天心故舉鯀以彰禹也傳鯀殛謂被誅殺故辯之云放鯀至死不赦也嗣繼釋詁文三代以還父罪子廢故云廢父興子堯舜之道賞罰各從其實爲天下之至公也易繫辭云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九類各有文字即是書也而云天乃錫禹知此天與禹者即是洛書也漢書五行志劉歆以爲伏羲繫天

而王河出圖則而畫之八卦是也禹治洪水錫洛書法而陳之洪範是也先達共為此說龜負洛書經無其事中候及諸緯多說黃帝堯舜禹湯文武受圖書之事皆云龍負圖龜負書緯候之書不知誰作通人討覈謂偽起哀平雖復前漢之末始有此書以前學者必相傳此說故孔以九類是神龜負文而出列於背有數從一而至於九禹見其文遂因而第之以成此九類法也此九類陳而行之常道所以得次敘也言禹第之者以天神言語必當簡要不應曲有次第丁寧若此故以為禹次第之禹既第之當有成法可傳應人盡知之而武王獨問箕子箕子者五行志云聖人行其道而寶其真降及於殷箕子在父師之位而典之周既克殷以箕子歸周武王親虛己而問焉言箕子典其事故武王特問之其義或當然也若然大禹既得九類常道始有次敘未有洛書之前常道所以不亂者世有澆淳教有疏密三皇以前無文亦治何止無洛書也但既得九類以後聖王法而

行之從之則治違之則亂故此說常道攸敘攸斁由洛書耳

初一曰五行傳九類類一章以五行為始次二曰敬用五事傳五事在身用之必敬乃善次三曰農用八政傳農厚也厚用之政乃成次四曰協用五紀傳協和也和天時使得正用五紀次五曰建用皇極傳皇大極中也凡立事當用大中之道次六曰乂用三德傳治民必用剛柔正直之三德次七曰明用稽疑傳明用卜筮考疑之事次八曰念用庶徵次九曰嚮用五福威用六極傳

言天所以嚮勸人用五福所以威沮人用六極此已上

禹所第敘音義農馬云食為八政之首故以農名之嚮許亮反又許兩反沮在汝反此已上時掌反禹所第敘馬云從五行已下至六極洛書文也漢書五行志以初一已下皆洛書文也疏正義曰天所賜禹大法九類者初一曰五行氣性流行次二曰敬用在身五種之行事次三曰厚用接物八品之政教次四曰和用天象五物之綱紀次五曰立治用大為中正之道次六曰治民用三等之德次七曰明用卜筮以考疑事次八曰念用天時衆氣之應驗次九曰嚮勸人用五福威沮人用六極此九類之事也傳正義曰鄭玄云農讀為醲則農是醲意故為厚也政施於民善不厭深故厚用之政乃成也張晏王肅皆言農食之本也食為八政之首故以農言之然則農用止為一食不兼八事非上下之例故傳不然八政三德總是治民但政是被

物之名德是在已之稱故分為二疇也協和釋詁文天是積氣其狀無形列宿四方為天之限天左行晝夜一周日月右行日遲月疾周天三百六十五度有餘日則日行一度月則日行十三度有餘日月行於星辰乃為天之歷數和此天時令不差錯使行得正用五紀也日月逆天道而行其行又有遲疾故須調和之皇大釋詁文極之為中常訓也凡所立事王者所行皆是無得過與不及當用大中之道也詩云莫匪爾極周禮以為民極論語允執其中皆謂用大中也貧弱等六者皆謂窮極惡事故目之六極也福者人之所慕皆嚮望之極者人之所惡皆畏懼之勸勉也勉之為善沮止也止其為惡福極皆上天為之言天所以嚮望勸勉人用五福所以畏懼沮止人用六極自初一曰已下至此六極已上皆是禹所次第而敘之下文更將此九類而演說之知此九者皆禹所第也禹為此次者蓋以五行世所行用是諸事之本故五行為初也發見於人則為五事故五

事為二也正身而後及人施人乃名為政故八政為三也施人之政用天之道故五紀為四也順天布政則得大中故皇極為五也欲求大中隨德是任故三德為六也政雖在德事必有疑故稽疑為七也行事在於政得失應於天故庶徵為八也天監在下善惡必報休咎驗於時氣禍福加於人身故五福六極為九也皇極居中者總包上下故皇極傳云大中之道大立其有中謂行九疇之義是也福極處末者顧氏云前八事俱得五福歸之前八事俱失六極臻之故福極處末也發首言初一其末不言終九者數必以一為始其九非數之終故從上言次而不言終也五行不言用者五行萬物之本天地百物莫不用之不嫌非用也傳於五福六極言天用者以前並是人君所用五福六極受之於天故言天用傳言此禹所第敘不知洛書本有幾字五行志悉載此一章乃云凡此六十五字皆洛書本文計天言簡要必無次第之數上傳云禹因而第之則孔以第是禹之

所為初一曰等二十七字必是禹加之也其敬用農用等一十八字大劉及顧氏以為龜背先有總三十八字小劉以為敬用等亦禹所第叙其龜文惟有二十字並無明據未知孰是故兩存焉皇極不言數者以總該九疇理兼萬事非局數能盡故也稽疑不言數者以卜五筮二共成為七若舉卜不得兼筮舉筮不得兼卜且疑事既衆不可以數總之故也庶徴不言數者以庶徴得為五休失為五咎若舉休不兼咎舉咎不兼休若休咎並言便為十事本是五物不可言十也然五福六極所以善惡皆言者以沮勸在下故丁寧明言善惡也且庶徴雖有休咎皆以念慮包之福極嚮威相反不可一言為目故别為文焉知五福六極非各分為疇所以共為一者蓋以龜文福極相近一處故禹第之總為一疇等行五事所以福五而極六者大劉以為皇極若得則分散總為五福若失則不能為五事之主與五事並列其咎弱故為六也猶詩平王以後與諸侯並列同為國風

焉咎徵有五而極有六者五行傳云皇之不極厥罰常陰即與咎徵常雨相類故以常雨包之為五也

一五行一曰水二曰火三曰木四曰金五曰土傳皆其生數水曰潤下火曰炎上傳言其自然之常性木曰曲直金曰從革傳木可以揉曲直金可以改更土爰稼穡傳種曰稼斂曰穡土可以種可以斂潤下作鹹傳水鹵所生炎上作苦傳焦氣之味曲直作酸傳木實之性從革作辛傳金之氣稼穡作甘傳甘味生於百穀五行以下箕子所陳音義炎榮鉗反上時掌反又如字下同揉如酉反鹹音咸鹵音魯　疏正義

曰此以下箕子所演陳禹所第疇名於上條列說以成之此章所演文有三重第一言其名次第二言其體性第三言其氣味言五者性異而味别各為人之用書傳云水火者百姓之所飲食也金木者百姓之所興作也土者萬物之所資生也是為人用五行即五材也襄二十七年左傳云天生五材民竝用之言五者各有材幹也謂之行者若在天則五氣流行在地世所行用也傳正義曰易繫辭曰天一地二天三地四天五地六天七地八天九地十此即是五行生成之數天一生水地二生火天三生木地四生金天五生土此其生數也如此則陽無匹陰無偶故地六成水天七成火地八成木天九成金地十成土於是陰陽各有匹偶而物得成焉故謂之成數也易繫辭又曰天數五地數五五位相得而各有合此所以成變化而行鬼神謂此也又數之所起起於陰陽陰陽往來在於日道十一月冬至日南極陽來而陰往冬水位也以一陽生為水數五月夏至日北

極陰進而陽退夏火位也當以一陰生為火數但陰不名奇數必以偶故以六月二陰生為火數也是故易說稱乾貞於十一月子坤貞於六月未而皆左行由此也冬至以及於夏至當為陽來正月為春木位也三陽已生故三為木數夏至以及冬至當為陰進八月為秋金位也四陰已生故四為金數三月春之季四季土位也五陽已生故五為土數此其生數之由也又萬物之本有生於無著生於微及其成形亦以微著為漸五行先後亦以微著為次五行之體水最微為一火漸著為二木形實為三金體固為四土質大為五亦是次之宜大劉與顧氏皆以為水火木金得土數而成故水成數六火成數七木成數八金成數九土成數十義亦然也易文言云水流濕火就燥王肅曰水之性潤萬物而退下火之性炎盛而升上是潤下炎上言其自然之本性木可以揉曲直金可以改更此亦言其性也揉曲直者為器有須曲直也可改更者可銷鑄以為器也木可以揉

令曲直金可以從人改更言其可為人用之意也由此而觀水則潤下可用以灌溉火則炎上可用以炊爨亦可知也水既純陰故潤下趣陰火是純陽故炎上趣陽木金陰陽相雜故可曲直改更也鄭玄周禮注云種穀曰稼若嫁女之有所生然則穡是惜也言聚蓄之可惜也共為治田之事分為種斂二名耳土上所為故為土性上文潤下炎上曲直從革即是水火木金體有本性其稼穡以人事為名非是土之本性生物是土之本性其稼穡非土本性也爰亦曰也變曰言爰以見此異也六府以土穀為二由其體異故也水性本甘久浸其地變而為鹵鹵味乃鹹說文云鹵西方鹹地東方謂之斥西方謂之鹵禹貢云海濱廣斥是海浸其旁地使之鹹也月令冬云其味鹹其臭朽是也上言曰者言其本性此言作者從其發見指其體則稱曰致其類即言作下五事庶徵言曰作者義亦然也火性炎上焚物則焦焦是苦氣月令夏云其臭焦其味苦苦為焦味故云焦氣

之味也臭之曰氣在口曰味木生子實其味多酸五果之味雖殊其爲酸一也是木實之性然也月令春云其味酸其臭羶是也金之在火别有腥氣非苦非酸其味近辛故辛爲金之氣味月令秋云其味辛其臭腥是也甘味生於百穀穀是土之所生故甘爲土之味也月令中央云其味甘其臭香是也

二五事一曰貌傳容儀二曰言傳詞章三曰視傳觀正四曰聽傳察是非五曰思傳心慮所行貌曰恭傳儼恪言曰從傳是則可從視曰明傳必清審聽曰聰傳必微諦思曰睿傳必通於微恭作肅傳心敬從作乂傳可以治明作晢傳照了聰作謀傳所謀必成當睿作聖傳於

事無不通謂之聖音義貌本亦作額視常止反徐市止反思如字徐息吏反下同儼魚檢反諦音帝睿悅歲反馬云通也哲之舌反徐之列反又之世反當丁浪反

疏正義曰此章所演亦為三重第一言其所名第二言其所用第三言其所致貌是容儀舉身之大名也言是口之所出視是目之所見聽是耳之所聞思是心之所慮一人之上有此五事也貌必須恭言乃可從視必當明聽必當聰思必當通於微容也此一重即是敬用之事貌能恭則心肅敬也言可從則政必治也視能明則所見照晢也聽能聰則所謀必當也思通微則事無不通乃成聖也此一重言其所致之事洪範本體與人主作法皆據人主為說貌總身也口言之目視之耳聽之心慮之人主始於敬身終通萬事此五事為天下之本也五事為此次者鄭云此數本諸陰陽昭明人相見之次也五行傳曰貌屬木言屬金視屬火聽屬水思屬土五行傳伏生之書也孔於太

戊桑穀之下云七日大拱貌不恭之罰高宗雊雉之下云耳不聰之異皆書傳之文也孔取書傳為説則此次之意亦當如書傳也木有華葉之容故貌屬木言之決斷若金之斬割故言屬金火外光故視屬火水内明故聽屬水土安靜而萬物生心思慮而萬事成故思屬土又於易東方震為足足所以動容貌也西方兌為口口出言也南方離為目目視物也北方坎為耳耳聽聲也土在内猶思在心亦是五屬之義也傳正義曰此五事皆有是非論語云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又引詩云思無邪故此五事皆有是非也此經歴言五名名非善惡之稱但為之有善有惡傳皆以是辭釋之貌者言其動有容儀也言者道其語有辭章也視者言其觀正不觀邪也聽者受人言察是非也思者心慮所行使行得中也傳於聽云察是非明五者皆有是非也所為者為正不為邪也於視不言視邪正於聽言察是非亦所以互相明也必通於微以上此一重言敬

用之事貌戒惰容故恭為儼恪曲禮曰儼若思儼是嚴正之貌也恪敬也貌當嚴正而莊敬也言非禮則人違之故言是則可從也視必明於善惡故必清徹而審察也聽當別彼是非必微妙而審諦也王肅云睿通也思慮若其不深故必深思使通於微也此皆敬用使然故經以善事明之鄭玄云此恭明聽睿行之於我身其從則是彼人從我以與上下違者我是而彼從亦我所為不乖剌也此據人主為文皆是人主之事太甲云接下思恭視遠惟明聽德惟聰即此是也於事無不通之謂聖以上此一重言所致之事也恭在貌而敬在心人有心慢而貌恭必當緣恭以致敬故貌恭作心敬也下從上則國治故人主言必從其國可以治也視能清審則照了物情故視明致照皙也聽聰則知其是非從其是為謀必當故聽聰致善謀也睿聖俱是通名聖大而睿小緣其能通微事事無不通因睿以作聖也鄭玄周禮注云聖通而先識也是言識事在於衆物之先無所不

通以是名之為聖聖是智之上通之大也此言人主行其小而致其大皆是人主之事也鄭玄皆謂其政所致也君貌恭則臣禮肅君言從則臣職治君視明則臣照晢君聽聰則臣進謀君思睿則臣賢智鄭意謂此所致皆是君致臣也案庶徵之意休徵咎徵皆肅乂所致若肅乂明聰皆是臣事則休咎之所致悉皆不由君矣又聖大而睿小若君睿而致臣聖則臣皆上於君矣何不然之甚乎晢字王肅及漢書五行志皆云悊智也鄭本作晢則讀為晢

三八政一曰食傳勤農業二曰貨傳寶用物三曰祀傳敬鬼神以成教四曰司空傳主空土以居民五曰司徒傳主徒衆教以禮義六曰司寇傳主姦盜使無縱七曰

賔傳禮賔客無不敬八曰師傳簡師所任必良士卒必練音義縱子用反或作從音同卒子忽反疏正義曰八政者人主施政教於民有八事也一曰食教民使勤農業也二曰貨教民使求資用也三曰祀教民使敬鬼神也四曰司空之官主空土以居民也五曰司徒之官教衆民以禮義也六曰司寇之官詰治民之姦盜也七曰賔教民以禮待賔客相往來也八曰師立師防寇賊以安保民也八政如此次者人不食則死食於人最急故教為先也有食又須衣貨為人之用故貨為二也所以得食貨乃是明靈祐之人當敬事鬼神故祀為三也足衣食祭鬼神必當有所安居司空主居民故司空為四也雖有所安居非禮義不立司徒教以禮義故司徒為五也雖有禮義之教而無刑殺之法則彊弱相陵司寇主姦盜故司寇為六也民不往來則無相親之好故賔為七也寇賊為害則民不安居故師為八

也此用於民緩急而為次也食貨祀賓師指事為之名三卿舉官為名者三官所主事多若以一字為名則所掌不盡故舉官名以見義鄭玄云此數本諸其職先後之宜也食謂掌民食之官若后稷者也貨掌金帛之官若周禮司貨賄是也祀掌祭祀之官若宗伯者也司空掌居民之官司徒掌敎民之官也司冦掌詰盜賊之官賓掌諸侯朝覲之官周禮大行人是也師掌軍旅之官若司馬也王肅云賓掌賓客之官也即如鄭王之說自可皆舉官名何獨三事舉官也八政主以敎民非謂公家之事司貨賄掌公家貨賄大行人掌王之賓客若其事如周禮皆掌王家之事非復施民之政何以謂之政乎且司馬在上司空在下今司空在四司馬在八非取職之先後也傳正義曰貨者金玉布帛之總名皆為人用故為用物旅獒云不貴異物賤用物是也食則勤農以求之衣則蠶績以求之但貨非獨衣不可指言求處故云得而寶愛之孝經云謹身節用詩序云儉以足用

是寶物也周官篇云司空掌邦土居四民時地利司徒掌邦教敷五典擾兆民司寇掌邦禁詰姦慝刑暴亂周禮司徒敎以禮義司寇無縱罪人其文具矣經言賓師當有賓師之法故傳以禮賓客無不敬敎民待賓客相往來也師者衆之通名必當選人為之故傳言簡師選人為師也所任必良任良將也士卒必練練謂敎習使知義若練金使精也論語以不敎民戰是謂棄之是士卒必須練也

四五紀一曰歲傳所以紀四時二曰月傳所以紀一月三曰日傳紀一日四曰星辰傳二十八宿迭見以敘氣節十二辰以紀日月所會五曰歷數傳歷數節氣之度以為歷敬授民時音義宿音秀迭田節反見賢遍反疏正義曰五紀者五事為天

時之經紀也一曰歲從冬至以及明年冬至為一歲所以紀四時也二曰月從朔至晦大月三十日小月二十九日所以紀一月也三曰日從夜半以至明日夜半周十二辰為一日所以紀一日也四曰星辰星謂二十八宿昏明迭見辰謂日月別行會於宿度從子至於丑為十二辰星以紀節氣早晚辰以紀日月所會處也五曰歷數筭日月行道所歷計氣朔早晚之數所以為一歲之歷凡此五者皆所以紀天時故謂之五紀也五紀不言時者以歲月氣節正而四時亦自正時隨月變非歷所推故不言時也五紀為此次者歲統月月統日星辰見於天其曰歷數總歷四者故歲為始歷為終也傳正義曰二十八宿布於四方隨天轉運昏明迭見月令十二月皆紀昏旦所中之星若月令孟春昏參中旦尾中仲春昏弧中旦建星中季春昏七星中旦牽牛中孟夏昏翼中旦婺女中仲夏昏亢中旦危中季夏昏心中旦奎中孟秋昏建星中旦畢中仲秋昏牽牛中旦觜中季

秋昏虛中旦柳中孟冬昏危中旦七星中仲冬昏東壁中旦軫中季冬昏婁中旦氐中皆所以敘氣節也氣節者一歲三百六十五日有餘分為十二月有二十四氣一為節氣謂月初也一為中氣謂月半也以彼迭見之星敘此月之節氣也昭七年左傳晉侯問士文伯曰多語寡人辰而莫同何謂辰對曰日月之會是謂辰會者日行遲月行疾俱循天度而右行二十九日過半月行一周天又前及日而與日會因謂會處為辰則月令孟春日在營室仲春日在奎季春日在胃孟夏日在畢仲夏日在東井季夏日在柳孟秋日在翼仲秋日在角季秋日在房孟冬日在尾仲冬日在斗季冬日在婺女十二會以為十二辰辰即子丑寅卯之謂也十二辰所以紀日月之會處也鄭以為星五星也然五星所行下民不以為候故傳不以星為五星也天以積氣無形二十八宿分之為限每宿各有度數合成三百六十五度有餘日月右行循此宿度日行一度月行十三度有餘二

十九日過半而月一周與日會每於一會謂之一月是一歳為十二月仍有餘十一日為日行天未周故置閏以充足若均分天度以為十二次則每次三十度有餘一次之内有節氣中氣次之所管其度多每月之所統其日八月朔參差不及節氣不得在月朔中氣不得在月半故聖人歴數此節氣之度使知氣所在既得氣在之日以為一歳之歴所以敬授民時王肅云日月星辰所行布而數之所以紀度數是也歳月日星傳皆言紀歴數不言紀者歴數數上四事為紀所紀非獨一事故傳不得言紀但成彼四事為紀故通數以為五耳

五皇極皇建其有極傳大中之道大立其有中謂行九疇之義斂時五福用敷錫厥庶民傳斂是五福之道以為教用布與衆民使慕之惟時厥庶民于汝極錫汝保

極傳君上有五福之教衆民於君取中與君以安中之善言從化凡厥庶民無有淫朋人無有比德惟皇作極傳民有安中之善則無淫過朋黨之惡比周之德惟天下皆大為中正音義比毗志反注同疏正義曰皇大也極中也施政教治下民當使大得其中無有邪僻故演之云大中者人君為民之主當大自立其有中之道以施教於民當先敬用五事以斂聚五福之道用此為教布與衆民使衆民慕而行之在上能教如此惟是其衆民皆效上所為無不於汝人君取其中道而行積久漸以成性乃更與汝人君以安中之道言皆化也若能化如是凡其衆民無有淫過朋黨之行人無有惡相阿比之德惟皆大為中正之道言天下衆民盡得中也傳正義曰此疇以大中為名故演其

大中之義大中之道大立其有中欲使人主先自立其大中乃以大中教民也凡行不迂僻則謂之中中庸所謂從容中道論語允執其中皆謂此也九疇為德皆求大中是為善之總故云謂行九疇之義言九疇之義皆求得中非獨此疇求大中也此大中是人君之大行故特敘以為一疇耳五福生於五事五事得中則福報之斂是五福之道指其敬用五事也用五事得中則各得其福其福乃散於五處不相集聚若能五事皆敬則五福集來歸之普敬五事則是斂聚五福之道以此敬五事為敎布與衆民使衆民勸慕為之福在幽冥無形可見敬用五事則能致之斂是五福正是敬用五事不言敬用五事以敎而云斂是五福以為敎者福是善之見者故言福以勸民欲其慕而行善也汝者箕子汝王也凡人皆有善性善不能自成必須人君敎之乃得為善君上有五福之敎以大中敎民衆民於君取中保訓安也既學得中則其心安之君以大中敎民民以大中蠲

君是民與君皆以大中之善君有大中民亦有大中言從君化也民有安中之善非中不與為交安中之人則無淫過朋黨之惡無有比周之德朋黨比周是不中者善多惡少則惡亦化而為善無復有不中之人惟天下皆大為中正矣凡厥庶民有猷有為有守汝則念之傳民戢有道有所為有所執守汝則念録敘之不協于極不罹于咎皇則受之傳凡民之行雖不合於中而不罹于咎惡皆可進用大法受之而康而色曰予攸好德汝則錫之福傳汝當安汝顔色以謙下人人曰我所好者德汝則與之爵禄時人斯其惟皇之極傳不合於中之人汝與

之福則是人此其惟大之中言可勉進**無虐煢獨而畏**

高明傳煢單無兄弟也無子曰獨單獨者不侵虐之寵貴者不枉法畏之音義濯馬力馳反又來多反行下孟反好呼報反下遐嫁反無虐馬本作亡侮煢岐扃反畏如字徐云鄭音威**疏**正義曰又說用人為官使之大中凡其衆民有道德有所為有所執守汝為人君則當念錄敘之用之為官若未能如此雖不合於中亦不罹於咎惡此人可勉進宜以取人大法則受取之其受人之大法如何乎汝當和安汝之顏色以謙下人彼欲仕者謂汝曰我所好者德也汝則與之以福祿隨其所能用之為官是人庶幾必自勉進此其惟為大中之道又為君者無侵虐單獨而畏忌高明高明謂貴寵之人勿枉法畏之如是即為大中矣傳正義曰戢斂也因上斂是五福故傳以戢言之戢文兼

下三事民能斂德行智能使其身有道德其才能有所施為用心有所執守如此人者汝念録斂之宜用之為官也有所為謂藝能也有執守謂得善事能守而勿失言其心正不逆邪也不合於中不罹於咎謂未為大善人無惡行是中人已上可勸勉有方將者也故皆可進用以大法受之大法謂用人之法取其所長棄瑕録用也上文人君以大中教民使天下皆為大中此句又令不合於中亦用之者上文言設教耳其實天下之大兆民之衆不可使皆合大中且庶官交曠即須任人不可待人盡合大中然後敘用言各有為不相妨害安汝顔色以謙下人其此不合於中之人此人言曰我所好者德也是有慕善之心有方將者也汝則與之爵禄以長進之上句言受之謂始受取此言與爵禄謂用為官也不合於中之人初時未合中也汝與之爵禄置之朝廷見人為善心必慕之則是人此其惟大中之道為大中之人言可勸勉使進也荀卿書曰蓬生麻中不扶自直

白沙在涅與之俱黑斯言信矣此經或言時人德鄭王諸本皆無德字此傳不以德為義定本無德疑衍字也詩云獨行煢煢是為單謂無兄弟也無子曰獨王制文高明與煢獨相對非謂才高知寵貴之人位望高也不枉法畏之即詩所謂不畏強禦是也此經皆是據天子無陵虐煢獨而畏避高明寵貴者顧氏亦以此經據人君小劉以為據人臣謬也人之有能有為使羞其行而邦其昌傳功能有為之士使進其所行汝國其昌盛凡厥正人既富方穀傳凡其正直之人既當以爵禄富之又當以善道接之汝弗能使有好于而家時人斯其辜傳不能使正直之人有好於國家則是人斯其詐取罪而去于其無

好德汝雖錫之福其作汝用咎傳於其無好德之人汝雖與之爵祿其為汝用惡道以敗汝善音義其行如字徐下孟反其為于偽反

疏正義曰此又言用臣之法人之在位者有才能有所為當褒賞之委任使進其行汝國其將昌盛也凡其正直之人既以爵祿富之又復以善道接之使之荷恩盡力汝若不能使正直之人有好善於汝國家是人於此其將詐取罪而去矣於其無好德之人謂性行惡者汝雖與之福賜之爵祿但本性既惡必為惡行其為汝臣必用惡道以敗汝善言當任善而去惡傳正義曰功能有為之士謂其身有才能所為有成功此謂已在朝廷任用者也使進其行者謂人之有善若上知其有能有為或以言語勞來之或以財貨賞賜之或更任之以大位如是則其人喜於見知必當行自進益人皆漸自修進汝國其昌盛矣凡其正直之人皆

謂臣民有正直者爵祿所設正直是與已知彼人正直必當授之以官既當以爵祿富之又當以善道接之言其非徒與官而已又當數加燕賜使得其歡心也授之以官爵加之以燕賜喜於知已荷君恩德必進謀樹功有好善於國家若雖用為官心不委任禮意踈薄更無恩紀言不聽計不用必將奮衣而去不肯久留故言不能使正直之人有好於國家則是人斯其詐取罪而去也無好對有好有好謂有善也無好德之人謂彼性不好德好惡之人也論語曰未見好德如好色者傳記言好德者多矣故傳以好德言之定本作無惡者疑誤耳不好德者性行本惡君雖與之爵祿不能感恩行義其為汝臣必用惡道以敗汝善也易繫辭云无咎者善補過也咎是過之別名故為惡耳

無偏無陂遵王之義

傳偏不平陂不正言當循先王之正義以治民

無有作好遵王之道無有

作惡遵王之路傳言無有亂為私好惡動必循先王之道路無偏無黨王道蕩蕩傳言開闢無黨無偏王道平平傳言辯治無反無側王道正直傳言所行無反道不正則王道平直會其有極歸其有極傳言會其有中而行之則天下皆歸其有中矣音義陂音祕舊本作頗音普多反好呼報反惡烏路反注同闢婢亦反平平婢緜反治直吏反疏正義曰更言大中之體為人君者當無偏私無陂曲動循先王之正義無有亂為私好謬賞惡人動循先王之正道無有亂為私惡濫罰善人動循先王之正路無偏私無阿黨王家所行之道蕩蕩然開闢矣無阿黨無偏私王者所立之道平平然辯治矣所行無反道無偏側王

家之道正直矣所行得無偏私皆正直者會集其有中之道而行之若其行必得中則天下歸其中矣言人皆謂此人為大中之人也傳正義曰不平謂高下不正為邪僻與下好惡反側其義一也偏頗阿黨是政之大患故箕子殷勤言耳下傳云無有亂為私好私惡者人有私好惡則亂於正道故傳以亂言之會謂集會言人之將為行也集會其有中之道而行之行實得中則天下皆歸其為有中矣天下者大言之論語云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此意與彼同也

曰皇極之敷言是彝是訓于帝其訓傳曰者大其義言以大中之道布陳言教不失其常則人皆是順矣天且其順而況于人乎

凡厥庶民極之敷言是訓是行以近天子之光傳凡其衆民中心之所陳言

凡順是行之則可以近益天子之光明曰天子作民父母以為天下王傳言天子布德惠之教為兆民之父母是為天下所歸往不可不務音義近附近之近　疏正義曰既言有中矣為天下所歸更美之曰以大中之道布陳言教不使失是常道則民皆於是順矣天且其順而況於人乎以此之故大中為天下所歸也又大中之道至矣何但出於天子為貴凡其衆民中和之心所陳之言謂以善言聞於上者於是順之於是行之悦於民而便於政則可近益天子之光明矣又本人君須大中者更美大之曰人君於天所子布德惠之教為民之父母以是之故為天下所歸往由大中之道教使然言人君不可不務大中矣

六三德一曰正直傳能正人之曲直二曰剛克傳剛能立事三曰柔克傳和柔能治三者皆德平康正直傳世平安用正直治之彊弗友剛克傳友順也世强禦不順以剛能治之燮友柔克傳燮和也世和順以柔能治之沈潛剛克傳沈潛謂地雖柔亦有剛能出金石高明柔克傳高明謂天言天為剛德亦有柔克不干四時喻臣當執剛以正君君亦當執柔以納臣惟辟作福惟辟作威惟辟玉食傳言惟君得專威福為美食臣無有作福

作威玉食臣之有作福作威玉食其害于而家凶于而國人用側頗僻民用僭忒傳在位不敦平則下民僭差

音義　克馬云勝也㮚魚吕反治直吏反燮息協反辟徐補亦反玉食張晏注漢書云玉食珍食也韋昭云諸侯備珍異之食頗普多反僻匹亦反僭子念反忒他得反馬云惡也

疏　正義曰此三德者人君之德張弛有三也一曰正直言能正人之曲使直二曰剛克言剛強而能立事三曰柔克言和柔而能治既言人主有三德又說隨時而用之平安之世用正直治之強禦不順之世用剛能治之和順之世用柔能治之既言三德張弛隨時而用又舉天地之德以喻君臣之交地之德沈深而柔弱矣而有剛能出金石之物也天之德高明剛強矣而有柔能順陰陽之氣也以喻臣道雖柔當執剛以正君君道雖剛當執柔以納臣也既言君臣之交

剛柔遞用更言君臣之分貴賤有恒惟君作福得專賞人也惟君作威得專罰人也惟君玉食得備珍食也為臣無得有作福作威玉食言政當一統權不可分也臣之有作福作威玉食者其必害於汝臣之家凶於汝君之國言將得罪喪家且亂邦也在位之人用此大臣專權之故其行側頗僻下民用在位頗僻之故皆言不信而行差錯傳正義曰剛不恒用有時施之故傳言立事柔則常用以治故傳言能治三德為此次者正直在剛柔之間故先言二者先剛後柔得其敘矣王肅意與孔同鄭玄以為三德人各有一德謂人臣也釋訓云善兄弟為友友是和順之名故為順也傳曰燮和也釋詁文此三德是王者一人之德視世而為之故傳三者各言世世平安雖時無逆亂而民俗未和其下猶有曲者須在上以正之故世平安用正直之德治之世有強禦不順非剛無以制之故以剛能治之世既和順風俗又安故以柔能治之鄭玄以為人臣各有一德天子擇使之

注云安平之國使中平守一之人治之使不失舊職而已國有不順孝敬之行者則使剛能之人誅治之其有中和之行者則使柔能之人治之差正之與孔不同中庸云博厚配地高明配天高而明者惟有天耳知高明謂天也以此高明是天故上傳沈潛謂地也文五年左傳云天為剛德猶不干時是言天亦有柔德不干四時之序也地柔而能剛天剛而能柔故以喻臣當執剛以正君君當執柔以納臣也作福作威玉食於三德之下說此事者以德則隨時而用位則不可假人故言尊卑之分君臣之紀不可使臣專威福奪君權也衣亦不得僭君而獨言食者人之所資食最為重故舉言重也王肅云辟君也不言王者關諸侯也諸侯於國得專賞罰其義或當然也此經福威與食於君每事言辟於臣則并文而略之也作福作威謂秉國之權勇略震主者也人用側頗僻者謂在位小臣見彼大臣威福由己由此之故小臣皆附下罔上為此側頗僻也下民見此在位

小臣秉心僻側用此之故下民皆不信恒爲此僭差也言在位由大臣下民由在位故皆言用也傳不解家王肅云大夫稱家言秉權之臣必滅家復害其國也

七稽疑擇建立卜筮人傳龜曰卜蓍曰筮考正疑事當選擇知卜筮人而建立之乃命卜筮傳建立其人命以其職曰雨曰霽傳龜兆形有似雨者有似雨止者曰蒙傳蒙陰闇曰驛傳氣落驛不連屬曰克傳兆相交錯五者卜筮之常法曰貞曰悔傳内卦曰貞外卦曰悔凡七傳卜筮之數卜五占用二衍忒立時人作卜筮三人占

則從二人之言傳立是知卜筮人使為卜筮之事夏殷周卜筮各異三法並卜從二人之言善鈞從衆卜筮各三人汝則有大疑謀及乃心謀及卿士謀及庶人謀及卜筮傳將舉事而汝則有大疑先盡汝心以謀慮之次及卿士衆民然後卜筮以決之汝則從龜從筮從卿士從庶民從是之謂大同傳人心和順龜筮從之是謂大同於吉身其康彊子孫其逢吉傳動不違衆故後世遇吉汝則從龜從筮從卿士逆庶民逆吉傳三從二逆中

吉亦可舉事卿士從龜從筮從汝則逆庶民逆吉傳君臣不同決之卜筮亦中吉庶民從龜從筮從汝則逆卿士逆吉傳民與上異心亦卜筮以決之汝則從龜從筮逆卿士逆庶民逆作內吉作外凶傳二從三逆龜筮相違故可以祭祀冠婚不可以出師征伐龜筮共違于人傳皆逆用靜吉用作凶傳安以守常則吉動則凶音義著音尸霽子細反蒙武工反徐亡鉤反驛音亦注同屬音燭占用二馬云占筮也衍以淺反逢馬云大也冠官喚反疏正義曰稽疑者言王者考正疑事當選擇知卜筮者而建立之以為卜筮人謂立為卜人筮人之官

也既立其官乃命以卜筮之職云卜兆有五曰雨兆如雨下也曰霽兆如雨止也曰雺兆氣蒙闇也曰圛兆氣落驛不連屬也曰克兆相交也筮卦有二重二體乃成一卦曰貞謂內卦也曰悔謂外卦也卜筮兆卦其法有七事其卜兆用五雨霽蒙驛克也其筮占用二貞與悔也卜筮皆就此七者推衍其變立是知卜筮人使作卜筮之官其卜筮必用三代之法三人占之若其所占不同而其善鈞者則從二人之言言以此法考正疑事也

傳正義曰龜曰卜蓍曰筮曲禮文也考正疑事當選擇知卜筮人而建立之建亦立也復言之耳鄭王皆以建立為二言將考疑事選擇可立者立為卜人筮人兆相交錯五者卜筮之常法者此上五者灼龜為兆其璺拆形狀有五種是卜兆之常法也說文云霽雨止也霽似雨止則雨似雨雨下鄭玄曰霽如雨止者雲在上也雺聲近蒙詩云零雨其濛則蒙是闇之義故以雺為兆蒙是陰闇也圛即驛也故以為兆氣落驛不連屬落驛希踈

之意也雨霽既相對則蒙驛亦相對故驛為落驛氣不連屬則雺為氣連蒙闇也王肅云圛霍驛消減如雲陰雺天氣下地不應闇冥也其意如孔言鄭玄以圛為明言色澤光明也雺者氣澤鬱鬱冥冥也自以明闇相對異於孔也克謂兆相交錯王肅云兆相侵入蓋兆為二拆其拆相交也鄭玄云克者如雨氣色相侵入卜筮之事體用難明故先儒各以意說未知孰得其本今之用龜其兆橫者為土立者為木斜向徑者為金背徑者為火因兆而細曲者為水不知與此五者同異如何此五兆不言一曰二曰者灼龜所遇無先後也僖十五年左傳云秦伯伐晉卜徒父筮之其卦遇蠱蠱卦巽下艮上說卦云巽為風艮為山其占云蠱之貞風也其悔山也是內卦為貞外卦為悔也筮法爻從下起故以下體為內上體為外下體為本因而重之故以下卦為貞貞正也言下體是其正鄭玄云悔之言晦晦猶終也晦是月之終故以為終言上體是其終也下體言正以見上體

不正上體言終以見下體為始二名互相明也此經卜五占用二衍忒孔不為傳鄭玄云卜五占用謂雨霽蒙驛克也二衍忒謂貞悔也斷用從上句二衍忒者指謂筮事王肅云卜五者筮短龜長故卜多而筮少占用二者以貞悔占六爻衍忒者當推衍其爻義以極其意卜五占二其義當如王解其衍忒宜總謂卜筮皆當衍其義極其變非獨筮衍而卜否也傳言立是知卜筮人使為卜筮之事者言經之此文覆述上句立卜筮人也言三人占是占此卜筮法當有三人周禮太卜掌三兆之法一曰玉兆二曰瓦兆三曰原兆掌三易之法一曰連山二曰歸藏三曰周易杜子春以為玉兆帝顓頊之兆瓦兆帝堯之兆又云連山虙犧歸藏黄帝三兆三易皆非夏殷而孔意必以三代夏殷周法者以周禮指言一曰二曰不辯時代之名案考工記云夏曰世室殷曰重屋周曰明堂又禮記郊特牲云夏收殷冔周冕皆以夏殷周三代相因明三易亦夏殷周相因之法子春之言

孔所不取鄭玄易贊亦云夏曰連山殷曰歸藏與孔同也所言三兆三易必是三代異法故傳以為夏殷周卜筮各異三代異法三法並卜法有一人故三人也從二人之言者二人為善既鈞故從衆也若三人之内賢智不等雖少從賢不從衆也善鈞從衆成六年左傳文既言三法並卜嫌筮不然故又云卜筮各三人也經惟言三占從二何知不一法而三占而知三法並用者金縢云乃卜三龜一習吉儀禮士喪卜葬占者三人貴賤俱用三龜知卜筮並用三代法也非有所舉則自不卜故云將舉事事有疑則當卜筮人君先盡已心以謀慮之次及卿士衆民人謀猶不能定然後問卜筮以決之故先言乃心後言卜筮也鄭玄云卿士六卿掌事者然則謀及卿士以卿為首耳其大夫及士亦在焉以下惟言庶人明大夫及士寄卿文以見之矣周禮小司寇掌外朝之政以致萬民而詢焉一曰詢國危二曰詢國遷三曰詢立君是有大疑而詢衆也又曰小司寇以敘進而

問焉是謀及之也大疑者不要是彼三詢其謀及則同也謀及庶人必是大事若小事不必詢於萬民或謀及庶人在官者耳小司寇又曰以三刺斷庶民獄訟之中一曰訊羣臣二曰訊羣吏三曰訊萬民彼羣臣羣吏分而為二此惟言卿士者彼將斷獄令衆議然後行刑故臣與民為三其人主待衆議而決之此則人主自疑故一人主為一又總羣臣為一也人主與卿士庶民皆從是人心和順也此必臣民皆從乃問卜筮而進龜筮於上者尊神物故先言之不在汝則之上者卜當有主故以人為先下三事亦然改卜言龜者卜是請問之意吉凶龜占兆告於人故改言龜也筮則本是蓍名故不須改也物貴和同故大同之吉延及於後宜三年左傳稱成王定鼎卜世三十卜年七百是後世遇吉三從二逆中吉者此與下二事皆是三從二逆除龜筮以外有汝與卿士庶民分三者各為一從二逆嫌其貴賤有異從逆或殊故三者各以有一從為主見其為吉同也方論

得吉以從者為主故次言卿士從下言庶民從也以從為主故退汝則於下傳解其意卿士從者君臣不同也庶民從者民與上異心也解臣民與君異心得其筮之意也不言四從一逆者吉可知不假言之也四從之內雖龜筮相違亦為吉以其從者多也若三從之內龜筮相違雖不如龜筮俱從猶勝下龜筮相違二從三逆必知然者以下傳云二從三逆龜筮相違既計從之多少明從多則吉故杜預云龜筮同卿士之數者是龜筮雖靈不至越於人也上言庶人又言庶民者嫌庶人惟指在官者變人言民見其同也民人之賤得與卿士敵者貴者雖貴未必謀慮長故通以民為一令與君臣等也天子聖人庶民愚賤得為識見同者但聖人生知不假卜筮垂教作訓晦跡同凡且庶民既衆以衆情可否亦得上敵於聖人老子云聖人無常心以百姓心為心是也二從三逆為小吉故猶可舉事内謂國内故可以祭祀冠婚外謂境外故不可以出師征伐征伐事大此非

大吉故也此經龜從筮逆其筮從龜逆為吉亦同故傳言龜筮相違見龜筮之智等也若龜筮智等而僖四年左傳云筮短龜長者於時晉獻公欲以驪姬為夫人卜既不吉而更令筮之神靈不以實告筮之得吉必欲用之卜人欲令公舍筮從卜故曰筮短龜長非是龜實長也易繫辭云著之德圓而神卦之德方以智神以知來智以藏往然則知來藏往是為極妙雖龜之長無以加此聖人演筮為易所知豈是短乎明彼長短之說乃是有為言耳此二從三逆以汝與龜為二從耳卿士庶民謀有一從亦是二從凶吉亦同故不復設文同可知也若然汝卿士庶民皆逆龜筮並從則亦是二從三逆而經無文者若君與臣民皆逆本自不問卜矣何有龜從筮從之理也前三從之內龜筮既從君與卿士庶民各有一從以配龜筮凡有三條若惟君與卿士從配龜為一條或君與庶民從配龜又為一條或卿士庶民從配龜又為一條凡有三條若筮從龜逆其事亦然二從三

逆君配龜從為一條於經已具卿士配龜從為二條庶民配龜從為三條若筮從龜逆以人配筮其事亦同案周禮筮人國之大事先筮而從卜鄭玄云於筮之凶則止何有筮逆龜從及龜筮俱違者崔靈恩以為筮用三代之占若三占之俱主凶則止不卜即鄭注周禮筮凶則止是也若三占二逆一從凶猶不決雖有筮逆猶得更卜故此有筮逆龜從之事或筮凶則止而不卜乃是鄭玄之意非是周禮經文未必孔之所取曲禮云卜筮不相襲鄭云卜不吉則又筮筮不吉則又卜是謂瀆龜筮周禮大卜小事筮大事卜應筮而又用卜應卜而又用筮及國之大事先筮後卜不吉之後更作卜筮如此之等是為相襲皆據吉凶分明不可重為卜筮若吉凶未決於事尚疑者則得更為卜筮僖二十五年晉侯卜納王得阪泉之兆曰吾不堪也公曰筮之遇大有之睽又哀九年晉趙鞅卜救鄭遇水適火又筮之遇泰之需之類是也周禮既先筮後卜而春秋時先卜後筮者不

能依禮故也

八庶徵疏正義曰庶衆也徵驗也王者用九疇爲大中行稽疑以上爲善政則衆驗有美惡以爲人主自曰雨至一極無凶總言五氣之驗有美有惡曰休徵敘美行之驗曰咎徵敘惡行之驗自曰王省至家用平康言政善致美也日月歲時至家用不寧言政惡致咎也庶民惟星以下言人君當以常度齊正下民曰雨曰暘曰燠曰寒曰風曰時傳雨以潤物暘以乾物煖以長物寒以成物風以動物五者各以其時所以爲衆驗五者來備各以其敘庶草蕃廡傳言五者備至各以次序則衆草蕃滋廡豐也一極備凶一極無凶傳一者

備極過甚則凶一者極無不至亦凶謂不時失敘

音義 暘音陽乾音干燠乃管反長丁丈反蕃音煩廡無甫反徐莫杜反

疏 正義曰將說其驗先立其名五者行於天地之間人物所以得生成也其名曰雨所以潤萬物也曰暘所以乾萬物也曰燠所以長萬物也曰寒所以成萬物也曰風所以動萬物也此是五氣之名曰時言五者各以時來所以為衆事之驗也更述時與不時之事五者於是來皆備足須風則風來須雨則雨來其來各以次序則衆草木蕃滋而豐茂矣謂來以時也若不以時五者之內一者備極過甚則凶一者極無不至亦凶雨多則澇雨少則旱是備極亦凶極無亦凶其餘四者亦然傳正義曰易說卦云風以散之雨以潤之日以烜之日暘也烜乾也是雨以潤物暘以乾物風以動物也易繫辭云寒往則暑來暑往則寒來寒暑相推而歲成焉是言天氣有寒有暑暑長物而寒成物也釋言

云燠煖也舍人曰燠温煖也是燠煖爲一故傳以煖言之不言暑而言燠者燠是熱之始暑是熱之極凉是冷之始寒是冷之極長物舉其始成物舉其極理宜然也五者各以其時而至所以爲衆事之驗也所以言時者謂當至則來當止則去無常時也冬寒夏燠雖有定時或夏須漸寒冬當漸熱雨足則思暘暘久則思雨草木春則待風而長秋則待風而落皆是無定時也不言一曰二曰者爲其來無先後也依五事所致爲次下云休徵咎徵雨若風若是其致之次也昭元年左傳云天有六氣陰陽風雨晦明也以彼六氣校此五氣雨暘風文與彼同彼言晦明此言寒燠則晦是寒也明是燠也惟彼陰於此無所當耳五行傳説五事致此五氣云貌之不恭是謂不肅厥罰恒雨惟金沴木言之不從是謂不乂厥罰恒暘惟木沴金視之不明是謂不哲厥罰恒燠惟水沴火聽之不聦是謂不謀厥罰恒寒惟火沴水思之不睿是謂不聖厥罰恒風惟木金水火沴土如彼五

行傳言是雨屬木暘屬金燠屬火寒屬水風屬土鄭云雨木氣也春始施生故木氣為雨暘金氣也秋物成而堅故金氣為暘燠火氣也寒水氣也風土氣也凡氣非風不行猶金木水火非土不處故土氣為風是用五行傳為說孔意亦當然也六氣有陰五事休咎皆不致陰五行傳又曰皇之不極厥罰常陰是陰氣不由五事别自屬皇極也蓋立用大中則陰順時為休大之不中陰恒若為咎也五氣所以生成萬物正可時來時去不可常無常有故言五者備至各以次序須至則來須止則去則衆草百物蕃滋廡豐也釋詁文廡豐茂也草蕃廡言草滋多而茂盛也下言百穀用成此言衆草蕃廡者舉草茂盛則穀成必矣舉輕以明重也不時失敘者此謂不以時來其至無次序也一者備極過甚則凶謂來而不去也一者極無不至亦凶謂去而不來也即下云恒雨若恒風若之類是也有無相刑去來正反恒雨則無暘恒寒則無燠恒雨亦凶無暘亦凶恒寒亦凶無燠

亦凶謂至不待時失次序也如此則草不茂穀不成也

曰休徵傳敘美行之驗曰肅時雨若傳君行敬則時雨順之曰乂時暘若傳君行政治則時暘順之曰晢時燠若傳君能照晢則時燠順之曰謀時寒若傳君能謀則時寒順之曰聖時風若傳君能通理則時風順之音義行下孟反治直吏反下政治治其職皆同晢之設反徐音制又音捂

疏正義曰既言五者次序覆述次序之事曰美行致以時之驗何者是也曰人君行敬則雨以時而順之曰人君政治則暘以時而順之曰人君照晢則燠以時而順之曰人君謀當則寒以時而順之曰人君通聖則風以時而順之此則致上文各以其次序庶草蕃廡也

曰咎徵傳敘惡行之

驗曰狂恒雨若傳君行狂疾則常雨順之曰僭恒暘若傳君行僭差則常暘順之曰豫恒燠若傳君行逸豫則常燠順之曰急恒寒若傳君行急則常寒順之曰蒙恒風若傳君行蒙闇則常風順之音義咎其九反豫羊庶反徐又音舒

疏正義曰上既言失次序覆述失次序之事曰惡行致備極之驗何者是也曰君行狂妄則常雨順之曰君行僭差則常暘順之曰君行逸豫則常燠順之曰君行急燥則常寒順之曰君行蒙闇則常風順之此即致上文一極備凶一極無凶也傳正義曰此休咎皆言若者其所致者皆順其所行故言若也易文言云雲從龍風從虎水流濕火就燥是物各以類相應故知天氣順人所行以示其驗也其咎反於休者人君行不敬則狂妄故狂

對肅也政不治則僭差故僭對乂也明不照物則行自逸豫故豫對哲也心無謀慮則行必急躁故急對謀也性不通曉則行必蒙闇故蒙對聖也鄭玄以狂為倨慢以對不敬故為慢也鄭王本豫作舒鄭云舉遲也王肅云舒惰也以對照晢故為遲惰鄭云急促自用也以謀者用人之言故急為自用己也鄭云蒙見冒亂也王肅云蒙瞽蒙以聖是通達故蒙為瞽蒙所見冒亂言其不曉事與聖反也與孔各小異耳

曰王省惟歲 傳王所省職兼所總羣吏如歲兼四時 卿士惟月 傳卿士各有所掌如月之有別 師尹惟日 傳衆正官之吏分治其職如日之有歲月 歲月日時無易 傳各順常 百穀用成乂用明 傳歲月日時無易則百穀成君臣無易

則政治明俊民用章家用平康傳賢臣顯用國家平寧日月歲時旣易傳是三者已易喻君臣易職百穀用不成乂用昬不明俊民用微家用不寧傳君失其柄權臣擅命治闇賢隱國家亂音義省息井反別彼列反疏正義曰旣陳五事之休咎又言皇極之得失與上異端更復言曰王之省職兼總羣吏惟如歲也卿士分居列位惟如月也衆正官之長各治其職惟如日也此王也卿士也師尹也掌事猶歲月日者言皆無改易君秉君道臣行臣事則百穀用此而成歲豐稔也其治用是而明世安泰也俊民用此而章在官位也國家用此而平安風俗和也若王也卿士也師尹也掌事猶如日月歲者是已變易君失其柄權臣各專恣百穀用此而不成歲饑饉也其治用此昬闇

而不明政事亂也俊民用此而卑微皆隱遁也國家用此而不安泰時世亂也此是皇極所致得中則致善不中則致惡歲月日無易是得中也既易是不中也所致善惡乃大於庶徴故於此敘之也傳正義曰下云庶民惟星以星喻民知此歲月日者皆以喻職事也於王言省則卿士師尹亦為省也王之所省職無不兼所總羣吏如歲兼四時下句惟有月日羣臣無喻時者但時以統月故傳以四時言之言其兼下月日也師衆也尹正也衆正官之吏謂卿士之下有正官大夫與其同類之官為長周禮大司樂為樂官之長太卜為卜官之長此之類也此等分治其職屬王屬卿如日之有歲月言其有繫屬也詩稱赫赫師尹乃謂三公之官此以師尹為正官之吏謂大夫者以此師尹之文在卿士之下卑於卿士知是大夫與小官為長亦是衆官之長故師尹之名同耳鄭云所以承休徴咎徴言之者休咎五事得失之應其所致尚微故大陳君臣之象成皇極之事其道

得則其美應如此其道失則敗德如彼非徒風雨寒燠而已是也

庶民惟星星有好風星有好雨

傳星民象故衆民惟若星箕星好風畢星好雨亦民所好

日月之行則有冬有夏

傳日月之行冬夏各有常度君臣政治大小各有常法

月之從星則以風雨

傳月經於箕則多風離於畢則多雨政教失常以從民欲亦所以亂

音義好呼報反

疏正義曰既言大中治民不可改易又言民各有心須齊正之言庶民之性惟若星然星有好風星有好雨以喻民有好善亦有好惡日月之行則有冬有夏言日月之行冬夏各有常道喻君臣為政小大各有常法若日月失其常道則天氣從而改焉月之行度失道從星所

好以致風雨喻人君政教失常從民所欲則致國亂故當立用大中以齊正之不得從民欲也傳正義曰星之在天猶民之在地星為民象以其象民故因以星喻故衆民惟若星也直言星有好風不知何星故云箕星好風也畢星好雨亦如民有所好也不言畢星好雨具於下傳日月之行四時皆有常法變冬夏為南北之極故舉以言之日月之行冬夏各有常度喻人君為政小大各有常法張衡蔡邕王蕃等說渾天者皆云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天體圓如彈丸北高南下北極出地上三十六度南極入地下三十六度北極去南極直徑一百二十二度弱其依天體隆曲南極去北極一百八十二度彊正當天之中央南北二極中等之處謂之赤道去南北極各九十一度春分日行赤道從此漸北夏至赤道之北二十四度去北極六十七度去南極一百一十五度日行黑道從夏至日以後日漸南至秋分還行赤道與春分同冬至行赤道之南二十四度去

南極六十七度去北極一百一十五度其日之行處謂之黃道又有月行之道與日道相近交路而過半在日道之裏半在日道之表其當交則兩道道相合交去極遠處兩道相去六度此其日月行道之大略也王肅云日月行有常度君臣禮有常法以齊其民詩云月離于畢俾滂沱矣是離畢則多雨其文見於經經箕則多風傳記無其事鄭玄則春秋緯云月離於箕則風揚沙作緯在孔君之後以前必有此說孔依用之也月行雖有常度時或失道從星經箕多風離畢多雨此天象之自然以箕為簸揚之器畢亦捕魚之物故耳鄭以為箕星好風者箕東方木宿風中央土氣木克土為妻從妻所好故好風也畢星好雨者畢西方金宿雨東方木氣金克木為妻從妻所好故好雨也推此則南宮好暘北宮好燠中宮四季好寒以各尚妻之所好故也未知孔意同否顧氏所解亦同於鄭言從星者謂不應從而從以致此風雨故喻政教失常以從民欲亦所以亂也上云日

月之行此句惟言月者鄭云不言日者日之從星不可見故也

九五福一曰壽傳百二十年二曰富傳財豐備三曰康寧傳無疾病四曰攸好德傳所好者德福之道五曰考終命傳各成其短長之命以自終不横夭六極一曰凶短折傳動不遇吉短未六十折未三十二曰疾傳常抱疾苦三曰憂傳多所憂四曰貧傳困於財五曰惡傳醜陋六曰弱傳尫劣音義横華孟反又如字凶馬云終也折持設反又之舌反尫烏黄反疏壽正義曰五福者謂人蒙福祐有五事也一曰壽年得長也二曰富家豐財貨也三曰康寧

無疾病也四曰攸好德性所好者美德也五曰考終命
成終長短之命不橫夭也六極謂窮極惡事有六一曰
凶短折遇凶而橫夭性命也二曰疾常抱疾病二曰憂
常多憂四曰貧困乏於財五曰惡貌狀醜陋六曰弱志
力尫劣也五福六極天實得為之而歷言此者以人生
於世有此福極為善致福為惡致極勸人君使行善也
五福六極如此次者鄭云此數本諸其尤者福是人之
所欲以尤欲者為先極是人之所惡以尤所不欲者為
先以下緣人意輕重為次耳傳正義曰人之大期百年
為限世有長壽云百二十年者故傳以最長者言之未
必有正文也人所嗜好稟諸上天性之所好不能自已
好善者或當知善是善好惡者不知惡之為惡謂惡是
善故好之無厭任其所好而觀之所好者德是福之道
也好德者天使之然故為福也鄭云民皆好有德也王
肅云言人君所好者道德為福洪範以人君為主上之
所為下必從之人君好德故民亦好德事相通也成十

三年左傳云民受天地之中以生所謂命也能者養之以福不能者敗以取禍是言命之短長雖有定分未必能遂其性不致夭枉故各成其短長之命以自終不横夭者亦為福也動不遇吉者觧凶也傳以壽為百二十年短者半之為未六十折又半為未三十辛苦者味也辛苦之味入口猶困阨之事在身故謂殃厄勞役之事為辛苦也鄭玄以為凶短折皆是夭枉之名未亂曰凶未冠曰短未婚曰折漢書五行志云傷人曰凶禽獸曰短草木曰折一曰凶夭是也兄喪弟曰短父喪子曰折並與孔不同尫劣並是弱事為筋力弱亦為志氣弱鄭玄云愚懦不毅曰弱言其志氣弱也五行傳有致極之文無致福之事鄭玄依書傳云凶短折思不睿之罰疾視不明之罰憂言不從之罰貧聽不聰之罰惡貌不恭之罰弱皇不極之罰反此而云王者思睿則致壽聽聰則致富視明則致康寧言從則致攸好德貌恭則致考終命所以然者不但行運氣性相感以義言之以思睿

則無擁神安而保命故壽若蒙則不通殤神夭性所以短折也聽聰則謀當所求而會故致富違而失計故貧也視明照了性得而安寧不明以擾神而疾也言從由於德故好者德也不從而無德所以憂耳貌恭則容儼形美而成性以終其命容毀故致惡也不能為大中故所以弱也此亦孔所不同焉此福極之文雖主於君亦兼於下故有貧富惡弱之等也

序武王既勝殷邦諸侯班宗彝傳賦宗廟彝器酒罇賜諸侯

作分器傳言諸侯尊卑各有分也亡音義班本又作般音同分扶問反注同

疏正義曰武王既以勝殷制邦國以封有功者為諸侯既封為國君乃班賦宗廟彝器以賜之於時有言誥戒勑史敘其事作分器之篇傳正義曰序云邦諸侯者立邦國封人

為諸侯也樂記云封有功者為諸侯詩賚序云大封於廟謂此時也釋言云班賦也周禮有司尊彝之官鄭云彝亦尊也鬱鬯曰彝彝法也言為尊之法正然則盛鬯者為彝盛酒者為尊皆祭宗廟之酒器也分宗廟彝器酒尊以賦諸侯既封乃賜之也篇名分器知其篇言諸侯尊卑各有分也昭十二年左傳楚靈王云昔我先王熊繹與吕伋王孫牟燮父禽父並事康王四國皆有分我獨無十五年傳曰諸侯之封也皆受明器於王室杜預云謂明德之分器也是諸侯各有分也亡

尚書注疏卷十一

尚書注疏卷十一考證

洪範序傳箕子作之疏不是史官敘述○陳雅言曰夏僎謂古者史官於人君言動無所不書豈有武王訪箕子其事如此之大史官不録而箕子自録之理此說極是且如孔說則於惟十有三祀一句雖說得通而於王訪于箕子一句說不通矣臣照按孔疏固非而陳雅言之非孔亦非也洪範固箕子所作葢自惟十有三祀至箕子乃言曰皆史官所敘其下即據箕

子所陳之範述之耳非盡出于史官之筆也

惟十有三祀王訪于箕子○金履祥曰書十有三祀知箕子之不臣於武王書王訪于箕子知武王之不臣箕子

疏箕子商人故記傳引此篇者皆云商書曰○臣召南按左傳文五年甯嬴引商書曰沈潛剛克高明柔克成六年或謂欒武子商書曰三人占從二人然則春秋時多稱洪範為商書如稱大禹謨臯陶謨為夏

書矣又按經文明言十有三祀即泰誓之十有三年而史記殷本紀乃云武王已克殷後二年問箕子云云則妄說也

惟天陰騭下民傳騭定也○史記宋世家作陰定下民

天乃錫禹洪範九疇傳洛出書神龜負文而出列於背有數至于九禹遂因而第之以成九類○闕子明曰洛書之文九前一後三左七右四前左二前右八後左六後右朱子曰讀大戴禮又得一證甚明其明堂

篇有二九四七五三六一八之語而鄭氏注云法龜文也然則漢人固以九數者為洛書也又曰洛書與洪範之初一至次九者合而具九疇之數則固洪範之所自出也臣召南按易繫辭言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似言二者並出於伏羲之世則之以畫卦也此經祇言天乃錫禹洪範九疇不云錫禹洛書他經亦無明訓以九疇為本洛書自孔安國始劉歆班固又言之然亦未嘗謂洛書之數一在其方九在其位

也以明堂篇之數為法龜文又自鄭康成始宋世大儒並守其說皆因經有天乃錫禹之文意必有符瑞如河圖等物林之奇曰古人之語於其最重者必推於天典曰天敘禮曰天秩命曰天命誅曰天討莫非天也帝乃震怒不畀洪範九疇猶所謂天奪其魄天乃錫禹洪範九疇猶所謂天誘其衷又曰洪範之書非由數起其言天錫猶言天乃錫王勇智耳林氏說盡掃前儒即朱子亦不能易其言矣

初一曰五行傳九類類一章以五行爲始○曾鞏曰五者行乎三才萬物之間又曰五事以下皆言用而五行不言用者自五事至於六極皆以順五行則五行之用可知也虞書於六府次以三事則箕子於五行次之以五事而下是也虞書於九功言戒之用休董之用威則箕子於九疇庶徵與福極是也

協用五紀○協漢志引此經作叶臣召南按此篇今古文俱有今文之本後世不傳而史記宋世家全載經

文漢書五行志所引五行傳即伏生大傳而夏侯始昌諸儒又增附之者也其經文有與古文殊異並記於此洪範九疇史記作鴻範九等次二曰敬用五事史記作二曰五事三曰八政至庶徵皆然惟九曰嚮用五福畏用六極與古文同然亦不言次九也漢志則初一次二次三云云並同古文而敬用五事作羞用五事顔注曰羞進也又用三德作艾用三德顔注曰艾讀曰乂畏用六極與史記同蘇軾曰古字威畏

通用

建用皇極傳皇大極中也○朱子皇極辨曰自孔傳訓皇極為大中諸儒皆祖其説余知其必不然葢皇者君之稱也極者至極之義標準之名四方望之以取正者也若北辰為天極脊棟為屋極其義皆然而禮所謂民極詩所謂四方之極者於義為尤近如舊説讀皇為大極為中則所謂惟大作中大則受之為何等語乎　臣召南按朱子辨皇極確矣但以大訓皇惟

孔傳則然伏生今文亦自作君字解漢志引傳曰皇君也極中建立也人君貌言視聽思心五事皆失不得其中則不能立萬事此今文訓解皇字之明證也

次九曰嚮用五福威用六極傳言天所以嚮勸人用五福所以威沮人用六極○曾鞏曰福之在於民則宜嚮之極之在於民則宜畏之林之奇曰孔傳非也自敬用至念用皆指人君之用豈於此二者獨言天之所用耶曽氏説是葢嚮之畏之在人主心術之間耳

又傳此已上禹所第敘疏五行志悉載此一章云凡此六十五字皆洛書本文○朱子曰洛書本文只有四十五點班固云六十五字皆洛書本文恐只是以數起之不是文如此 臣召南按孔傳謂此以上禹所第敘五行以下箕子所陳說甚明白疏所引五行志謂洛書本文六十五字劉焯顧彪謂三十八字劉炫謂二十字顏達謂初一曰等二十七字必是禹加之皆妄說也

一五行○金履祥曰漢石經無一字餘傳首句並不言疇數

思曰睿傳必通於微○臣召南按馬融王肅張晏並訓睿為通知睿字今古文所同也乃漢志引此經作思曰容容作聖注應劭曰容通也古文作睿似字畫異矣然字義猶同也乃志引傳曰思心者心思慮也容寬也孔子曰居上不寬吾何以觀之哉似伏生書作容字晝字義並與古文不合未聞先儒有論此者

又疏太甲云接下思恭視遠惟明聽德惟聰○此本太甲文非說命也監本誤作說命今改正

明作哲傳照了音義哲之舌反徐之列反又之世反疏王肅及漢書五行志皆云悊智也鄭本作哲則讀為哲○臣照按哲字舊本作哲蓋哲哲古今字也哲從日從折哲明也故從日而折聲其作西亦切者亦明也從日從析日則意而析則聲後人改日從口無義

皇建其有極傳謂行九疇之義○項安世曰五行天之

綱五事人之綱八政人之紀五紀天之紀四者皆道之體治之所由出也三德決於人稽疑決於天庶徵驗於天福極驗於人四者道之用治之所以成也合而言之皇極為綱八者又為目也李光地曰皇極一而已非如他疇有條目故釋其義惟曰皇建其有極言王者作君作師為天下表也

無偏無陂遵王之義音義陂音祕舊本作頗音普多反

○無陂史記作無頗臣召南按經文本作無偏無頗

唐元宗開元中詔改頗字為陂以頗與義音不協也

唐書藝文志具載其事陸氏在唐初安知後當改陂

而預為之音注乎此條葢宋開寶中校定釋文所增

入者

無有作好傳言無有亂為私好惡○為字監本訛無从

舊本改正

于帝其訓○史記作于帝其順又是訓是行亦作是順

是行 臣浩按孔傳解于帝其訓云天且是順則漢初

訓順二字相通也

沈潛剛克高明柔克傳沈潛謂地高明謂天〇臣召南按傳觧二句非是因左傳謂天為剛德猶不干時遂為此觧又以沈潛屬臣高明屬君尤不可信

曰雨曰霽曰蒙曰驛曰克〇史記作曰雨曰濟曰涕曰霧曰克周禮太卜注引此作曰雨曰濟曰圛曰蟊曰尅

傳五者卜筮之常法〇臣召南按筮字當作兆各本

俱誤雨霽蒙圛克與筮無涉也

三人占傳夏殷周卜筮各異疏周禮太卜掌三兆之法一曰玉兆二曰瓦兆三曰原兆掌三易之法一曰連山二曰歸藏三曰周易○蔡元定曰舊說非是禹敘洛書時未有原兆與周易也臣召南按蔡說是也虞書曰龜筮協從則唐虞以前自有占書明矣

五者來備疏五行傳說五事致此五氣○臣召南按五行傳原本伏生其說貌屬水庶徵為雨言屬金庶徵

為暘視屬火庶徵為燠聽屬水庶徵為寒思屬土庶徵為風後儒未有易其說者朱子曰舊說錯亂吳斗南謂雨屬水暘屬火燠屬木寒屬金風屬土又貌言視聽思皆以次第相屬蔡傳本之五行傳之說始為一變臣照按真德秀以一四七二五八三六九以類相從而李光地蹟之引而伸之作洪範說頗有裨于經益五行天事也協紀以推天之度稽疑以順天之心類也五事人事也敬用則建極矣敬不敬皆有徵

焉象見于天而吉凶被于民類也八政民事也八政以養而三德以教而五福六極行乎其中焉類也要惟皇極之所運旋洪範之大指也

曰豫○史記漢志作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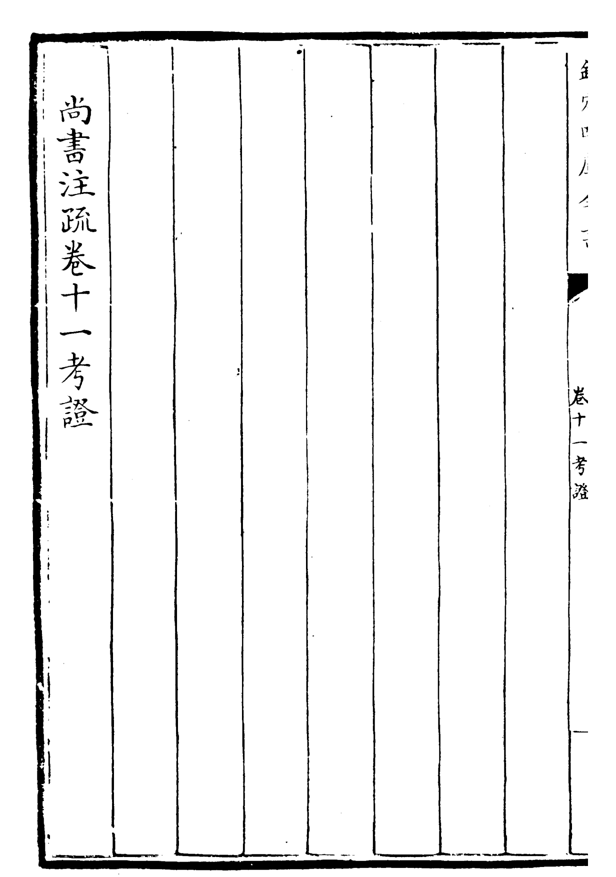
曰王省惟歲○蘇軾曰自此以下至則以風雨五紀之傳也當在五曰歷數之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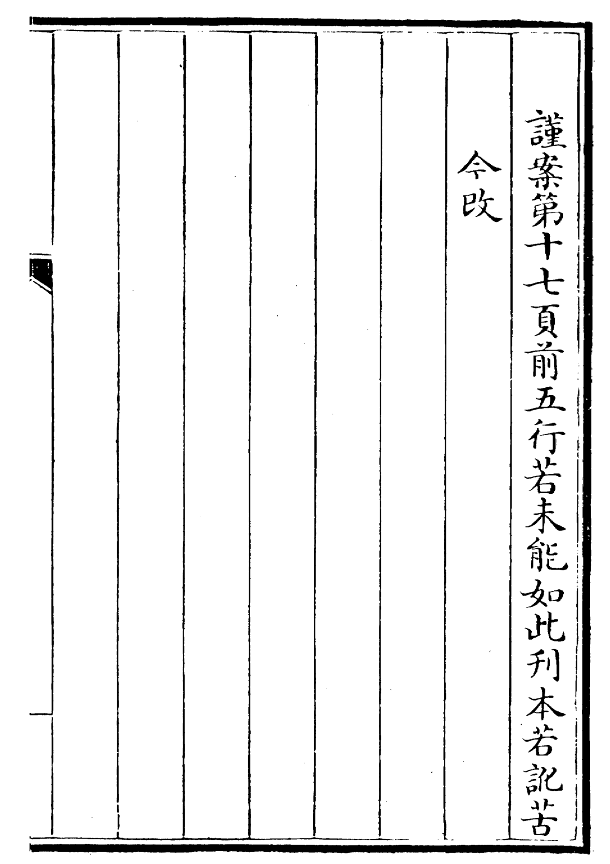
月之從星則以風雨傳政教失常以從民欲亦所以亂○臣召南按傳意是說王者不可違道以干民譽也

細味經意是說不可咈百姓以從己之欲也朱子以所欲與聚所惡勿施觧之尤確

九五福○朱子曰福極通天下人民而言人主以天下為福極也陳大猷曰四代皆尚齒故五福壽為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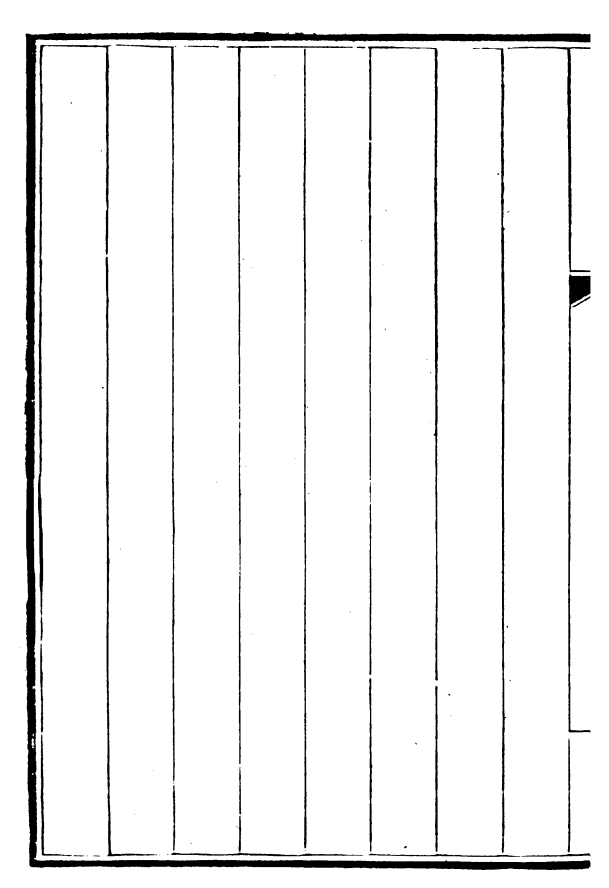
四曰攸好德傳疏好惡者不知惡之為惡謂惡是善○監本脱謂惡二字从舊本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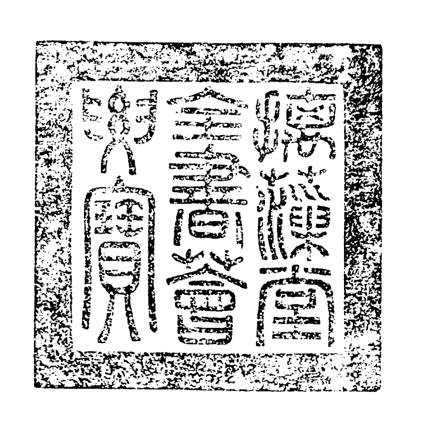

尚書注疏卷十一考證



謹案第十七頁前五行若未能如此刋本若訛苦

今改





覆校官庶吉士臣方　煒

校對官編修臣鄭　爔

謄録監生臣李維裕